



列女傳集注卷五

魯宮故奉公屏婦淑因之毋也  
節義傳 侯官蕭道管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

梁云事見公羊傳大

同小異道管案亦見魯語及史記魯世家與公羊異

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

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

魯世家宣

王愛戲欲立為魯太子樊仲山甫諫弗聽

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

號公子稱最少

王云孝公名稱武公少子也

義保與其子俱入宮

養公子稱

王云公羊傳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注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

括之子

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

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

於稱之處梁云御覽人事部處上有卧字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

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案公羊以將殺稱者為邾婁顏公以義保所遇者為鮑廣

父與梁買子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

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梁云魯世家伯

御即位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

御立稱王云周天子宣王也伐魯立孝公事見國語是為孝公魯人高之

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伯御作亂由魯宮起孝公乳保臧氏之母逃匿

孝公易以其子保母若斯亦誠足恃

楚成鄭瞽

鄭瞽者鄭女之嬴媵王云鄭瞽文選詩注引作楚成鄭子瞽者嬴秦姓也媵從嫁也

蓋秦人嫁女於楚而鄭以子瞽媵之故曰鄭女之嬴媵禮一國嫁女二國往媵之梁云渚宮舊事鄭子瞽

者成王夫人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

鄭姬之媵者梁云舊事作仰視王云傾側也子瞽直

宮人皆傾觀禮頭容直目容端傾觀非禮也子瞽直

行不顧徐步不變王云直猶但也或曰直行正直而行不傾顧也徐步不變足容重也

王曰行者顧子瞽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為夫人子瞽

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瞽遂

不顧王云選注引遂下有行字梁本從文於是王下

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壹顧可以得之而遂不顧何也梁云而上舊有已得二字從舊子瞽

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王云顏眉目之間也今者大王

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

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

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

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為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

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為

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

問於夫人子瞽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

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瞽

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食之聞而已雖然

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

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王云辜亦罪也

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

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

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梁云舊事此下有子瞽進

古人有言持敵不強必為所傷王必將易子不如亟

先施太子王不聽四十字故下云王不吾應其以太

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又云王聞吾職商臣庶

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蓋傳有脫文弟也子瞽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

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王云太子謂職

也王卒以職為太子事見左傳夫見疑而生眾人孰知其不然與其

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

不可釋也王云此太子謂商臣寤與悟同釋猶舍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

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與師作亂圍

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

至仁孰能以身誠王云言子誓殺身成仁以教誠王也詩曰舍命不渝

此之謂也

頌曰子誓先識執節有常興於不顧卒配成王知商

臣亂言之甚強自嫌非子以殺身盟王云盟猶明也陳氏善云盟明

古通用

### 晉圍懷嬴

懷嬴者秦穆之女梁云一本穆下有公字晉惠公太子之妃也

王云子下脫圍字圍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圍將逃歸

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

友當為交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禮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

時焉則必反狐死首邱禮檀弓狐死正邱首仁也王云首猶向也言死時必正向

其故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平嬴氏對曰子晉

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

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頌曰晉圍質秦配以懷嬴圍將與逃嬴不肯聽亦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讌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梁云御覽人事部類聚人部右作乘王引類聚同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梁云類聚御覽社作莊以望雲

夢之囿

王云附社臺名文選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注引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藪也

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

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

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

蔡姬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

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

生俱樂死同時

梁云渚宮舊事下有豈敢有貳哉五字

王顧謂史書之

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

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

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

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

莊王事詳史記楚世家及呂氏春秋重言篇

妾以

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東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王云昏禮自納采不以下壹受之於廟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云當作鳥見左傳梁云舊事同後漢書皇后紀注引及說苑君道篇竝作鳥王問周史梁云說苑作太史州黎曹云事文類聚帝系部引作王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問周太史周太史曰將相說苑作令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

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王云庸豈也言移禍股肱不

得為病去身也不聽實欲之何為不使十一字越

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

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為君王

死而况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

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狐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

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

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梁云舊事好下有內

字遂自殺嚴氏杰云左傳白公勝之亂劫惠王之宮杜

注云夫人王母越女據此王病甚以下皆讓位於三不得云死於昭王之前矣本史記

弟史記作公子申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

能死王弟子閻與子西子期謀曰史記期母信者其

子必仁乃伏師閉壁梁云左傳史記作塗徐廣曰一作壁王云為王薨故恐為敵所

乘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

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越姬之謂也

頌曰楚昭遊樂要姬從死蔡姬許王越姬執禮終獨

死節羣臣嘉美維斯兩姬其德不比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邱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郝云蓋國名

竹書紀年西

戎滅蓋在周幽王六年

令於蓋羣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

邱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

節勇而不果生王云將節言為將之節果生疑樂生

惜死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

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

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王云忘亦亡也古通用何忍以

歸邱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

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

邱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今日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

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况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孫氏志祖云此戎下疑有脫文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王本蓋王云時蓋已滅故授以地而絕句使別為治也王氏紹蘭云戎

伐蓋以蓋將之弟為卿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

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蓋將之妻據節銳精戎既滅蓋邱子獨生妻恥

不死陳設五榮梁氏玉繩云忠孝仁義賢五者榮名也為夫先死卒遺

顯名

魯義姑姑

魯義姑姑者左傳襄二十一年季武子以公姑姑妻之又十二年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姑

正義引樊光曰古人謂姑為姑姑若父之姊為姑

父之姊也父姊為姑姑後人從省單稱為姑王云姑姑者

武梁祠畫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

抱一兒携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梁云温公家範作免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

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

無所履也累足猶重足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

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王云視猶生也如長生久視之視道管案長生久視

見老子又呂覽重已篇莫不欲長生久視注視活也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

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

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况於朝臣士大夫乎

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王云幣帛之數

十箇為束百端五十箇也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王云公上當脫君子謂義姑姊

六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况以

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齊君攻魯義姑有節見軍走山棄子抱姪齊將  
問之賢其推理一婦為義齊兵遂止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呂氏春秋作代君好色襄子請

以其弟姊妻之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地登

夏屋王云地字誤史記趙世家作北梁云徐廣曰夏屋山在廣武誘代王使厨人

持斗王云史記作料梁云作銅料正義曰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以食代王及從

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王云史記

集解各一作雒蓋宰人名也史記料上無一字道管案呂氏春秋云襄子謁於代君而請鴈之馬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

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磨笄以自刺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

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梁云一本無之字今

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王云大夫君曰主殘戕殺之也

梁云周禮大司馬注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為惡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

聞之婦人之義無二夫梁云之舊誤執從御覽人事部改吾豈有二

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王云御覽引注云謂慢棄不為

立節以夫怨弟非仁也梁云史記正義同水經灑水注引魏土地記所載義仁二字互

易節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

地王云史記作靡笄自殺代人憐代人皆懷之君子

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此之謂也

頌曰惟趙襄子代夫人弟襲滅代王迎取其姊姊引

義理稱引節禮梁云引一不歸不怨遂留野死祭法

民事而野死

###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

道者吏訊之被一創王云傷也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

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

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

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

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

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

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

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趙策太后曰丈

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

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

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

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

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

不分梁云温公家範作失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

獨謂行何

梁云行類聚人部御覽人部事部作義王亦據類聚

泣下沾襟相入

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

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

王云絜猶挈也言執持然

此之謂也諾堅固不移也道管案絜即絜矩之義謂稱量得宜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

頌曰義繼信誠公正知禮親假有罪

王云親親子假假子相讓

不已吏不能決王以問母據信行義卒免二子

###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

王云文選注及類聚引潔婦字也下疊秋胡子三字梁云文選

秋胡詩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既納之五日去而

宦於陳

梁云宦舊誤官從御覽人事部宗親部改王云類聚選注作宦曹云事類賦桑篇注引作

納妻五日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

王云類聚

婦人方採桑

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

王云類聚

類聚作暑日若曝獨採桑

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滄

王云類聚蔭作陰下滄作

食下齋休焉

王云齋行裝所持也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

曰力田不如逢豐年

梁云類聚作少年御覽兩引皆無豐字

力桑不如

見國卿

王云類聚國作公梁云公卿御覽兩引皆作郎

吾有金願以與夫人

王云類聚選注吾上俱有今字

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紉以

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

梁云類聚御覽兩引皆下皆有而已矣三字吾不願

金

王云類聚選注作吾不願人之金所願卿無有外

梁云御覽兩引皆有人之二字

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梁云御覽宗親部卿下有事收上二字妾下有事夫家三字

子之齋與笥金梁云收上有去矣三字秋胡子遂去至家梁云

至上有歸字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王云選注作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

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慙梁云選注御覽宗親部婦曰

子束髮修身梁云二字舊脫從御覽辭親往仕五年

乃還王云選注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王云選注

親戚三字而無所悅以下八字御覽作當懼喜乍馳乍驟揚塵疾至思見親戚云云胡云所疑析字或訛

字之誤梁云段校曰所蓋欣之誤御覽宗親部至下有思見親三字疑本有思見親戚一句古者謂父母

為親戚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裝梁云舊誤糧從

王云選注作裝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

汚行也汚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

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梁云御覽宗親部必不遂

矣妾不忍見梁云御覽引下有不子改娶矣妾亦不

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梁云西京雜記君子曰潔

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王云

經當作他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王曰上已有君子曰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

惟是褊心王云毛詩惟作維胡云王應麟詩考載石

經合是以為刺此之謂也

頌曰秋胡西仕五年乃歸遇妻不識心有淫思妻執

無二歸而相知恥夫無義遂東赴河梁云段校曰河與知合韻支歌最近也案楚辭遠游歌與蛇韻漁父波與醕韻

###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於周二年王云類聚初學記引作周室大夫仕於周戰國策云周之上塗有丈夫官三年不且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其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為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為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猶與王云疑惑不定也曲禮定猶與梁云釋文本亦作豫道管案孔疏說文云猶獸名獲

屬與亦獸名象屬此因陽僵覆酒王云國策曰因主

父怒而笞之梁云父舊誤大從初學記人部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改王只引初學記類聚

曹云圖書集成奴婢部引同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

殺之媵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

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

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

王云主主母也國語曰主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

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為妻媵

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處是

逆禮也無禮逆禮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生矣欲

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梁云御覽主下有父字無聞之二字四鄰

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為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

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釐梁云毛作讎無德不報此之謂

也

頌曰周主忠妾慈惠有序主妻淫僻藥酒毒主使妾

奉進僵以除賊忠全其主終蒙其福梁云古音方墨反

###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王云脫也字秦攻魏破之殺

魏王瑕王云史記殺作虜瑕作假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

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王云夷節滅也

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

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

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

至夷乳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

無類矣漢書高帝紀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雉類乳母曰吁吾不知公子

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

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

之尚誰為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

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

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畏

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

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

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王云

外傳云著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

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為五大夫王云第賜

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為孺

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王云阿倚也言可倚託也

讀作可則擇於諸母即擇其可矣何假更言可者也

梁云鄭注可者傳御之屬案齊孝孟姬傳楚平伯嬴

傳皆言保阿疑禮亦作阿脫壞其半耳說必求其寬

文娵女師也讀若阿娵正字阿假借字慎而寡言者

然慈惠温良恭敬王云內則然作裕梁

使為子師次為慈母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

他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

荀子乳豨觸虎乳狗不遠遊淮南子乳狗之噬虎也

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王云乳者乳哺

也皆恐傷其子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尙或

瑾之此之謂也

頌曰秦既滅魏購其子孫公子乳母與俱遁逃王云

逃遁文誤守節執事不為利違遂死不顧名號顯遺

倒失韻遺有留義餘義可通

梁節姑姑王云當作妹今本俱誤惟左傳釋文

引此傳稱梁有節姑姑梁云左襄十二

年正義二十一年釋文引並梁之婦人也因失火梁  
 作節姊妹武梁祠畫象作姊梁  
 類聚火部御覽人事部宗親部火梁  
 部並作其室失火王只據御覽梁  
 其字或已字衍梁云衍其字從御覽梁  
 與其子曹云類聚火部事文類聚燈火部引作兄子梁  
 與二子在內惟內有二子故下云輒得已子御在內梁  
 覽人事部宗親部作兄子與其子三人內中梁  
 中梁云古謂室為內史漢多言內中梁  
 內以一為高史記淮南傳閉太子使與如同內漢書梁  
 鼂錯傳家有一堂二內內中室中也韓子內儲說篇梁  
 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梁  
 中史記封禪書曰有芝生殿房內中漢書武帝紀甘梁  
 泉宮內中產芝顏籀曰內中謂後庭之室道管梁  
 案爾雅牖戶之間謂之展其內謂之家亦是梁  
 欲取  
 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梁  
 曰趣火梁  
 趣同趨梁云御覽梁  
 兩引並作赴火梁  
 其友止之梁  
 梁云御覽人事梁  
 部作其夫止之梁

日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子梁  
 與粹同中心梁

謂何梁  
 至於中心亦已足矣梁  
 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梁

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梁

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失母之恩王  
 也前已一再投之梁

矣失母之恩孰甚焉節姊妹亦忍矣哉道管案前已梁  
 一再投無明文復投云者謂本陷火中今誤取出欲梁

復投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姊妹潔梁  
 入也梁

而不汚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梁

頌曰梁節姊妹據義執理子姪同內說  
 文姪女子謂梁

云左傳曰火大發起欲出其姪輒得厥子火盛自投梁  
 姪其從姑梁

明不私已梁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

王云令字誤也後漢郡國志朱崖屬合浦郡此稱珠崖令

則當在後漢時其誤審矣漢武帝元封元年立珠崖郡見賈捐之傳梁云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越地為珠崖等郡元帝紀初元三年詔罷珠崖此事當在此六十六年中及前妻之女也女

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繫臂

王云繫臂

以繩貫珠繫臂為飾也急就篇曰係臂琅玕虎魄龍璧碧珠璣玫瑰璫及令死當送喪

曹云御覽珍寶部事類賦珠篇注法內珠入於關者

死王云內與納同珠崖以產珠得名恐官吏繼母棄不廉私自懷挾入關故坐此者法至死

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

王云奩當作簏盛鏡之器或曰盛香器其字又作匱梁云玉篇竹部引作簏皆莫之知遂

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王云士當作主字形之誤搜索得珠十

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王云值當也言犯法當刑無可

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去置鏡奩中梁云

去舊誤云從温公家範引改案去與弄同魏志華陀傳裴注云古語以藏為去蓋去之為藏猶廢之為置也道管案去置猶言解置即下文解去之而置奩中也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

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

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

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

之母意亦以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

無劾兒王云劾推覈也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

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

俱忽然忘之王云言與兒女輩偕行妾當坐之初固

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

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王云

引身作耳梁本從御覽珍寶部改夫人實不知也又

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動傍人梁云動舊

覽人事莫不為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

字王云言不能成獄辭關侯垂泣終日不能忍決梁云御覽家

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

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

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

耳

頌曰珠崖夫人甚有母恩假繼相讓維女亦賢納珠

於關各自伏愆二義如此為世所傳

### 邵陽友娣

友娣者邵陽邑任延壽之妻也王云友愛也娣女弟

見漢地理志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

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

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

王云振動也問曰所與其殺吾兄者為誰延壽曰田

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

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

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

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

和夫家又縱兄之仇讎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

壽慚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

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

汝兩弟遂以縲自經而死王云縲絲之粗類有節者

馮縲馮翊王讓聞之梁云温公家範大其義令縣復

千萬馮翊王讓聞之馮翊上有左字

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傳詩曰不僭

不賊鮮不為則季兒可以為則矣

頌曰季兒樹義夫殺其兄欲復兄讎義不可行不留

不去遂以自殃馮翊表墓嘉其義明

###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王云三輔黃圖

部無之其夫有仇人梁云類聚人部御覽人欲報其

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

要其女為中譎王云要約也類聚引中譎作中間梁

中譎長安集解徐廣曰詞伺候父呼其女告之梁云

告上有而字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王云類聚引女計作

文誤倒梁云御覽重殺父二字下殺夫同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

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梁云

作日日旦日在樓上王云類聚引日旦作新沐梁云

御覽下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

告其夫梁云御覽作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

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

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

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

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此之謂也

頌曰京師節女夫讎劫父要女聞之不敢不許期處

既成乃易其所殺身成仁義冠天下梁云古音戶

列女傳集注卷六

侯官蕭道管

辯通傳

齊管妾婧

妾婧者王云婧有才辯之名也音菁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

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王云將扶進也

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梁云呂覽舉難高誘注云歌碩鼠也後漢

書馬援傳注引說苑云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今說苑善說篇碩鼠譌作顧見史記鄒陽傳

集解文選嘯賦注類聚樂部各載甯戚歌一篇蓋後人傳會之道管案淮南道應訓甯越欲干桓公無以

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外桓公迎郊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眾越飯牛車下

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日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

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

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

媵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

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史記西伯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

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案此太公似指太王王云此皆媵之言也昔者上脫媵曰二字

梁本孫校同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

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邪淮南子呂望使老者奮說苑其

屠於朝歌夫伊尹有藝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

天下之治大平由是觀之賤可賤邪舉子生五歲而

贊禹王云舉與臯同史記正義引作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梁云

詩秦譜正義引作臯子曹大家注臯子臯陶之子伯益也道管案左傳越臯如春秋繁露作大夫舉荀子

王霸篇舉牢天下而制之後漢書馬融傳李賢注臯牢猶牢籠也詩臯門孔疏引襄十七年左傳宋人稱

臯門之哲以證詩秦譜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正義引中候苗與云臯陶之苗為秦秦出伯益明是

臯陶之由是觀之少可少邪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

王云駃騠馬父贏子之駃名也剖母腹而生生七日而踰其母言其強力道管案王說本說文及玉篇

由是觀之弱可弱邪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

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

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

不知識邪古有白水之詩王云逸詩也詩不云乎浩浩白

水儵儵之魚梁云儵舊誤儵從詩攷改君來名我我將安居國家

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王云管子小問篇作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名我居甯子其

欲室乎道管案自甯戚欲見至此與管子皆有異同

曹云圖書集成滕妾部引傳文與此不同其白水詩

共十句合管子列女傳為一行案管子白水詩云未

有室家故下云欲室此白水詩云國家未定管仲大

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齊戒五日見甯子因以

為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媵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

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戚白水管仲憂疑妾進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梁云乙韓非子七術篇作乞當恭王之時乙

為郢大夫王云恭王莊王之子戰國策乙當荆宣王之時郢楚別邑或曰楚都梁云渚宮舊事

作宣王恭字傳寫誤類聚布帛部引注云郢楚都今南郡江陵有入王宮中盜者令

尹以罪乙梁云舊事云令尹昭奚恤請於王而紕之王云紕黜也處家

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王云八尺為尋倍尋為常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尋長六

丈四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

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

不為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

法梁云類聚引注云常法謂誣罪人其罪罪之案其上疑脫以字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梁云類聚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奈何對

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梁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

賊公行梁云類聚作從橫曹云類聚布帛部又引王隱晉書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答初

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盜賊公行與自盜無異尼言當本此傳則晉時本

行矣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

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紉梁云類聚御覽布帛部坐下有之字妾子亦

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

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云理治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

又譏寡人王云譏諫也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梁云十舊誤千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大王哉

梁云干舊誤失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

母善以微喻王云喻與諭同曉譬也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江乙失位乙母動心既歸家處亡布八尋指責  
令尹辭甚有度王復用乙賜母金布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王云御覽引綦母遂注繁人官名梁云御覽兵部道

管案左傳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古人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終葵氏饑氏陶陶器錡金類施旗也樊藩籬也繁馬髦飾繁人必

係作繁纓之官漢有繁延壽魏有繁欽皆其後轉音婆猶番亦

當平公之時梁云韓詩外傳作齊景公使其夫為弓三

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王云札甲葉也御覽引綦母遂注札

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

請見曰繁人之子梁云外傳作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

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

葭葦惻然為民痛之潛夫論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此引以為公劉之事蓋魯詩說

梁云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

葦文選班叔皮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

傷後漢書寇榮傳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潛夫論邊

議篇公劉仁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

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王云見史記梁云見

管案呂氏春秋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野

人取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

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汝也於是徧飲而

而絕纓與飲大樂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殿上

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挖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

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為樂也

後吳與師攻楚有人五合戰五陷陣卻敵遂取大軍

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此三

子何為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此三

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

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韓非子堯之王天下也茅

茨不翦采椽不斲呂氏春

秋明堂茅茨土階三等以見節儉王云茨以茅葺蓋

屋采木似櫟以為椽不加斲治也等階級也三等言

卑猶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

弓梁云類聚軍器其為之亦勞矣梁云矣字舊脫其

部御覽無治字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周禮山虞仲

冬斬陽木仲

頁斬陰木王云外傳曰太山之南烏號之柘是也觀

陰陽察視其陰陽也向日為陽背日為陰考工記曰

必矩其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

膠考工記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

與外傳同北堂書鈔仍作阿疑作河者是御覽引綦

母邃注曰燕角善楚筋細河膠黏也曹云事類賦注

糊作附阿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

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

列女傳卷六

六

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石梁云石字舊脫從御覽增

拒石與下附枝對文越絕

書左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嬰兒文意

相同類聚史記周紀索隱引亦脫石字

梁云附御覽作拊枝類聚作支道管案考工記直者

如生焉繼者如附焉鄭注如附如附枝之宏殺也

右手發之左手不知王云如拒言力勇也附枝不敢

縱也左手不知腕不動也外傳

列女傳卷六

六

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  
不知越絕書左手云云諸文意皆相近如拒之拒御  
覽引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為儀而射儀二字  
舊脫從御覽兩引增注云儀法類聚作儀穿七札繁人  
以其儀脫言為二字外傳作以為儀  
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  
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晉平作弓三年乃成公怒弓工將加以刑妻往  
說公陳其幹材列其勞苦公遂釋之

###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王云晏子春秋無衍婧之名此載其  
名又失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王云樹木以表  
其姓

槐懸令其上

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

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

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祭義如願

得備數於下梁云晏子諫下有陳字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

色乎何為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王云殆有說

說也內與納同內之言令女入也至哉言趣之來也

凡作三句讀梁云至哉二字涉下怪哉誤衍晏子作

是必有故令內之楚處莊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

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為公

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

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

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  
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  
景公之時王云宋景公在齊景公之後晏子無大旱  
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問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  
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  
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  
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案此段事與呂覽宋景  
公時災惑守心事相似  
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媿之父孤妾  
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  
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

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  
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  
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  
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  
王云明猶著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  
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卽時命罷守槐之  
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  
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景公愛槐民醉折傷景公將殺其女悼惶奔告  
晏子說稱先生晏子爲言遂免父殃

楚野辨女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

王云昭屈景楚之公族大家非鄙野之人此稱未聞

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

大夫遇

梁云遇字舊脫從御覽刑法部增

轂擊而折大夫車軸

戰國策齊

策臨淄之途車聲擊注輦劉作轂

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妾聞

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

王云言狹

路窮極無可避也牟云釋詁極至也言已先至其地梁云御覽作妾之避以極矣

而子大夫

之僕不肯少引

梁云御覽作伺王云子者尊之之稱引猶卻也言子之僕不肯少引卻是

其過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

不怒僕而反怒妾

梁云下怒字舊誤怨從御覽改

豈不貳過哉周書

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王云今書洪範作毋虐熒獨虐本或作侮此鰥寡亦但微

弱之稱耳既云有夫即非鰥寡明矣胡云釋文馬本作亡侮史記宋世家與此同困學紀聞載左傳引作毋侮矜寡

矜古通鰥今子列大夫而不為之表而遷怒貳過釋

僕執妾輕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

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

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

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辨女能以辭

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辨女獨乘遇鄭使者

梁云古音渚

鄭使折軸執女忿

怒女陳其冤亦有其序鄭使慚去不敢談語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游梁云韓詩外傳下有

適楚過阿谷之隧王云隧道也選注見處子佩璜而

浣梁云璜舊誤璜案璜充耳也非佩玉從詩女曰雞鳴疏引改御覽資產部引外傳作璜今外傳亦誤

作璜璜半璧也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

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

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郝

外傳作潭潭蓋皆燂燂之借音耳說文燂火熱也疑作燂是願乞一飲以伏我心

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王云外傳作汜其水一清一濁

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梁云外傳作受

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

沙上曰禮不親授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

其無篚則皆坐奠而后取之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

抽琴去其軫王云軫之言軫所以展絃者也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

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磨私復我

心王云寤觸悟也拂寤皆乖違之意私復外傳作和暢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

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王云外傳作僻陋無心五

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

矣過賢則賓王云賓禮敬也抽絺綌五兩王云絺綌所以當暑葛越之屬也五

兩五尋雜記曰東五兩兩五尋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吾北

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

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

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

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王云命婚姻之命也名男女有行媒相知名也此言已已

有夫卻其禮幣也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

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

息王云外傳息作思此魯詩也當與韓同梁云詩攷引外傳作思此作息者後人以誤本毛詩改之也

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孔子出遊阿谷之南異其處子欲觀其風梁云古音

反方情子貢三反女辭辨深子曰達情知禮不淫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

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

怒欲殺之梁云怒字舊脫從類聚娟懼持楫而走王

楫權也所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妾父

聞主君東渡不測之水梁云東舊誤來從類聚水部御覽樂部改曹云事類賦歌

亦作東引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

神王云趙之河津去江淮遠矣禱祠及之蓋望祭歟

日蚌江三日鳥江四日嘉麻江五日賦江六日源江

日三里江八日提江九日茵江張須玄緣江圖云一

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

於江口會於桑落洲道管案詩小雅淮有三洲傳三

洲淮上之地供具備禮御釐受福說文釐家福也史

三淮或指此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不勝巫祝杯酌餘瀝梁云

也王云御讀為迂迎也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

誤王從御覽改王云類聚同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

玉作巫曹云事類賦注同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

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

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

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

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

卷摻楫而請王云攘卷見魯季敬姜傳摻執也文選

侍遊曲阿後詩注引作攘袂操楫梁云文選顏延年

湖詩注引日妾居河濟之間世習舟楫之事梁云

字舊脫從北堂書鈔舟部願備員持楫梁云員舊誤

類聚御覽增王只據書鈔願備員持楫父從書鈔類

聚御覽改王據書鈔類簡子曰不穀將行王云王侯

穀選士大夫齊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

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驪右驂牝靡王云驪上

梁云願校日廣雅馬屬野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

麋腹丹疑靡即麋字通用或從黃道管案戎車而

牝驂右驂牝驥梁云集韻驥或從黃道管案戎車而

皆用四牡故娟歷舉用牝者為言而

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

又何傷乎簡子悅王云選注引作簡子筮遂與渡中

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王云御覽引綦母遂日其辭

日升彼阿兮面觀清王云阿蓋舸之誤選注阿作河

面作而恐非曹云御覽事類賦

王云阿蓋舸之誤選注阿作河

面作而恐非曹云御覽事類賦

面作而恐非曹云御覽事類賦

面作而恐非曹云御覽事類賦

面作而恐非曹云御覽事類賦

面作而恐非曹云御覽事類賦

面作而恐非曹云御覽事類賦

面作而恐非曹云御覽事類賦

面作而恐非曹云御覽事類賦

面作而恐非曹云御覽事類賦

並作升彼阿兮西觀清與上文東渡相水揚波兮杳

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

瀆乃清妾持機兮操其維王云詩紉纒維之蛟龍助兮主將

歸呼來權兮行勿疑王云擢當作權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

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為夫人管子囚管仲以予齊

鮑叔至於堂阜之上鮑叔祓而浴之三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

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

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

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趙簡渡河津吏醉荒將欲加誅女娟恐惶操櫂

進說父得不喪維久難蔽終遂發揚

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梁云佛漢書古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

也王云漢地理志中牟屬河南南郡甫田澤在西趙獻侯自耿徙此獻侯襄子之子也是中牟為趙氏邑

佛肸以中牟叛也左傳哀五年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遂圖中牟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為

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叛是佛肸為

范中行之臣於時為中牟宰而簡子伐之也翟氏灝

云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為范中行家邑宰

因簡子致伐距之于晉為畔于范中行猶為義道管

案此傳所聞異辭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王云

且不以為簡子事佛肸之母將論王云論自言曰我死

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爲之言於襄子襄子出  
問其故王云以下文推之出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  
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  
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日子反母何爲當死襄  
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爲不當死也母  
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邪妾之職  
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  
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  
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  
從子妾能爲君長子言爲育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  
至長也

子與在論中

卽王制論定然後官之之論

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

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  
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  
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旣  
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佛肸旣叛其母任理

案任疑作在形最相近

將就於論自

言襄子陳列母職子長在君襄子說之遂釋不論

###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

王云文選注引娟作損梁云文選景福殿賦

齊威王之姬

也威王卽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諸侯並侵之其

六字舊脫從選注引增王云 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

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

譽之案以上及下封即墨大夫烹 虞姬謂王曰破胡

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

王云選注 有作於 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

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

於九層之臺梁云左傳杜預注古之宮 而使有司即

窮驗問也即就 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王云竟窮 執

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王云疑其

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媚之幸得蒙先人

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

附王著王云讌與燕同泥當作昵燕昵親近也附王

王字疑涉上明王而行 薦牀蔽席供執埽除掌奉湯

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王云惓惓猶拳拳也明

乎 拳拳 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王

湮墜也百重 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聞玉石

墜泥不為汙柳下覆寒女不為亂王云毛詩傳曰姬

不稱其亂道管案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

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魯人閉

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日子何不如柳下惠姬

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

常言其久也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

妾不避此罪一也王云姬言北郭先生賢自恨避既

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猶覆盆意不能自

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士歎市市為之罷王云

左傳魯文公之夫人姜氏哭而過市市人皆哭疑此

事也但亡士二字未知何字之誤郝云亡士歎市疑

用伍子胥吹簫吳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於

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眾人莫為豪釐王云眾

仲理也豪釐喻微小也新此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

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

汙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王云尹吉甫聽後妻

之譖逐孝子伯奇琴

操有其事道管案水經注引揚雄琴清英云尹吉甫

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荷帶藻忽夢見

水仙賜以美藥惟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之而學

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又

琴操履霜操者伯奇所作也伯奇母老吉甫更娶後

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有美

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為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

試置妾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

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申生被

放伯奇於野編水荷而衣之采梔花而食之申生被

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王云殘妾既當死不復重陳

然願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

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

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

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

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頌曰齊國情政不治九年虞姬譏刺反害其身姬列  
其事上指皇天威王覺寤卒距强秦

###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梁云御覽人事部引齊無鹽邑之女  
理志無鹽邑屬東平國今之東平州是其地曹云水  
經汶水注西流逕無鹽縣故城南舊宿國也齊宣后  
之故邑所謂無鹽醜女也元和郡縣志鄆州須昌縣  
太平寰宇記鄆州須昌縣並云無鹽故城在縣東三  
十六里古宿國也列女傳無鹽醜女名宿瘤即此縣  
女也似鍾離春以宿國女而有瘤故稱宿瘤史通雜  
說篇宿瘤隱形于齊王而作后亦誤合無鹽宿瘤為  
一而列女傳則無鹽自無鹽宿瘤自宿瘤也蓋無鹽  
既宿國地又與宿瘤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  
相次故因而致誤耳

無雙白頭深目

世說注作黃頭深目吳越春秋專諸

凹頭頭頂窵陷也

後漢書長壯大節梁云壯舊誤指

新序同王據後漢書注初學記人部御覽改

印鼻結喉

肥項猶仰也仰鼻露孔也結喉擁腫也

少髮折腰

出胸王云折腰駝背後漢書注引出作凸腰

皮膚若

漆行年四十

王云初學記引四作三無所容入街

嫁不售

漢書注引街作行道管案說文作街行且賣

也或从玄段云周禮飾人行債慝先鄭云謂行且賣

偽惡物者後鄭云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

欺誑買

流棄莫執王云執猶處也道管案執當訓如執友之

執曲禮注執

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梁云御覽

一見四字新序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

有願一見三字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

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王云三輔外門為司馬門漢未央長樂甘泉宮四面皆有公車司馬門唯王幸許之謁者以

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

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漢書司馬遷傳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師古曰彊其

兩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為

寡人娶如匹皆已備有列位矣梁云御覽作位列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

文選舞賦注引列女傳聽激楚之遺風今傳無此文

新序此下有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謳吟感傷揚激

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

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

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善梁云善舊誤喜從御覽改下同新序亦誤良久曰

竊嘗善隱王云隱隱語也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

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王云按此七字新序亦同殆不可曉審爾是遁形之術非

隱語之謂也竊詳文義言未卒下疑當作瞑目不見

四字此即所謂隱也梁云顧校曰此七字有誤隱謂

隱語呂覽重言史記楚世家滑稽列傳漢書東方朔

傳皆有其事高誘裴駟司馬貞顏師古所說義訓顯

白非不見之謂也御覽引已如此道管案此文並不

誤大戴禮武王踐阼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

顯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得見集解孔氏曰其道超忽已遠

亦恍惚不可得見又五帝德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

業之辨闇忽之章王氏曰闇忽久遠不明是忽然不

而推之王云新序推作惟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

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梁云新序作肘曰殆哉殆哉

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

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

難內聚姦臣眾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眾

子而務眾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梁云段校云當

作地國語韋昭注社稷不定梁云後漢書注引作安此一殆也

漸臺五重梁云文選景福殿賦注御覽作層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王

新序籠作龍蓋與龔同龔房室之疏也言以琅玕飾龔疏梁云荀子正論篇龍茲楊倞注今之龍鬚席列

女傳龍疏疏鬚聲相近曹大翡翠珠璣幕絡連飾王

家亦不解新序亦作龍疏

又以翡翠珠璣連絡其間以為華飾新萬民罷極此

序幕絡作莫落梁云荀子注作莫落

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梁云後漢書注文選注御覽引新序蓋上並有伏字諛

強於左右梁云後漢書注強上有被字御覽強下有行字選注新序無邪偽立

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梁云御覽作酒

漿流湎新序同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

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

是宣王梁云御覽下有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

言乃今一聞梁云新序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選注引傳有寡人之殆幾不

全於是折漸臺曹云事文類聚人倫部引拆作停新序同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王云辟與闕同新序作闕招進

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  
為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  
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無鹽之女干說齊宣分別四殆稱國亂煩宣王  
從之四辟公門遂立太子拜無鹽君

###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梁云御覽  
人事部引

注云閔王宣王子  
也史記作潛王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梁云御覽  
疾病部作

故以初閔王出游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如

故梁云女字舊脫從類聚木部御  
覽增曹云事類賦桑篇注引同王怪之召問曰寡

人出遊車騎甚眾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

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

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

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

此賢女也命後車載之梁云車舊誤  
乘從御覽改女曰賴大王之

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

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又曰王云又  
當作女

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

百鎰梁云遣歸御覽作歸遣使使  
者作使奉禮加一本作以往聘迎之父母驚

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

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

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

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王云衛猶承侍也遲其至言以其至為遲也若以下

句推之遲疑逮字之誤逮及也王氏念孫云遲猶比也如比及三年之比言比其至而宮中皆駭也漢書

高祖紀沛公乃夜引軍還遲明圍宛城三市史記遲明作黎明索引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史記衛

將軍傳遲明行二百餘里義與此同外戚傳遲帝還趙王死王氏紹蘭云遲者鑿也說文鑿待也經典省

文作須魯有樊須字遲此宿瘤駭宮中謂宿瘤駭宮

傳謂盛服而衛須其至也中之文飾盛服故下云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

案當謂宿瘤醜形可駭故驚駭宮中諸人而王不覺大慚解以不飾止其無笑也諸夫人皆

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慚曰且無笑不

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與不飾

梁云與不飾三字舊脫從御覽增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

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

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

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後宮衣不重采梁云御覽作食

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

義習為苛文王云苛煩苛也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王

蹈踐也綺文縠也漢書注即今之細綾縠細縛也縛居掾切聘禮釋文引聲類以為今正絹字弄珠

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

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

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慚閔王大感立瘞

女以為后梁云立字舊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

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

三晉懼秦楚立帝號梁云立上舊衍一字從御覽刪

東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

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死於外王云燕將樂毅入臨淄

而為楚將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

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宿瘤東郭採桑閔王出遊不為變常王召

與語諫辭甚明卒升后位名聲光榮

###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

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

死逐女造襄王之門王云襄王而見謁者曰妾三逐

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

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

起王云復白也北堂書鈔初學記引無吐哺二字初

設官部初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

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為遽王云遽疾速也初

梁云御覽人事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

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

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

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

則椽椽墮則屋幾覆矣王云屋上則字衍梁云別本重椽椽墮三字蓋後人妄加

王則棟矣庶民椽椽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

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

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

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王云比目之魚不比不行眼兩片相得乃行道管

案本爾雅及注而有節改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

何謂也逐女對曰明明其左右賢其妻子梁云舊誤夫妻從書鈔改

王亦據書鈔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

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為

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

王云言推擇一人可者而專用之不在多易人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

詳說苑及本書燕用郭隗而得樂毅王云燕昭王師事郭隗而樂毅聞風而至道管

案詳戰國策史記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

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

士歸之王云齊桓公設庭燎以待士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公因禮之四方之士相導而至梁

云見韓詩外傳道管案外傳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

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曰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越王敬

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王云越王勾踐出見螳螂怒而舉足將搏其輪於是迴車

避之而勇士歸之外傳越王作齊莊公梁云淮南人閒訓以為齊莊公道管案莊子螳螂怒臂以拒車轍

葉公好龍而龍為暴下王云葉公子高好畫龍一旦

管案莊子葉公子高之好龍也離文畫之一旦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

是葉公非好龍也夫似龍而非龍也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云言物

不待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居三日

四方之士多歸於齊而國以治梁云居三日四方之士多歸於十字而字

從書詩云既見君子竝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齊逐孤女王云逐孤造襄王門女雖五逐王猶

見焉談國之政亦甚有文與語三日遂配相君

###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梁云姪渚宮舊事作楚頃襄王之夫人

王云處處子莊蓋其姓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

頃襄王懷王之子也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

榭梁云御覽人事部作好遊觀之樂

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令尹子蘭

頃襄王怒而遷之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

離騷序遷於江南案史記張儀詐楚為懷王時事下文云位在

閒之鄭袖之右袖亦懷王姬此傳所聞異辭也使

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云唐高

王遊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

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

右以惑我王使游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

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

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為幟王

緹赤色帛以赤帛揭於竿首為幟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

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

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為

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闕

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

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曹云此亦隱也

文心雕龍諧讖篇莊姬託辭於龍尾滅文謬書於羊裘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

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

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

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

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

榭不恤眾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

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壞強秦使人內閒王左右使

王不改日以滋甚王云滋益也梁云舊作今禍且構

王云構交結也梁云毛詩傳構成也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

非王之國也梁云此四句御覽作王不王曰何也姪

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云三難謂魚失水龍無尾牆內崩王曰

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患也宮垣衣

繡王云言被土木以文繡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

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

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

載之立還反國梁云御覽無門已閉有比至國三字

舊事作既反國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

之梁云御覽作僅而得勝乃立姪為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為

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

禮王云言不由媒聘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喑雨雪霏霏

梁云毛作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楚處莊姪雖為女童以幟見王陳國禍凶設王  
三難五患累重王載以歸終卒有功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戰國策作與鄰婦

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王云類聚初學記引會作合漢書食貨志婦人同巷

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梁云類聚火部初學記

器物部御覽人事部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王云數

資產部火部皆作合李吾謂其屬曰曹云事文類聚燈火徐吾燭數

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

之故起常早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

坐常處下王云皆言席也蔽當作傲言已布席凡為自取敝薄者又常處下坐示謙卑也

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

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史記樛里子甘茂列傳作我無以買燭而

子之燭光幸有餘可分我餘光王云東壁星名戰國策曰何愛餘明之照四壁即此事也不使貧

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

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曹云事文類聚引夜下有

績字類聚御覽同然則上文請無與夜下亦當有績字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

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

矣民之協矣王云毛協作洽胡云此與襄三十一年左傳引同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徐吾會績獨貧夜託燭明李吾絕焉徐吾

自列辭語甚分卒得容入終沒後言郝云沒與無同齊人謂無有為

沒

###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王云淳于公名意齊

太倉長見史記梁云史記倉公列傳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

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王云史記文帝四年中

傳西之長安梁云史記文帝紀漢書文帝紀刑法志並文帝十三年是時肉刑尙在詔

獄繫長安當行會逮王云逮及之也有罪公罵其女曰

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

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

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王云屬續也雖欲

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

使得自新書奏王云文選注引班固歌詩曰三王德

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因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

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

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

一緹縈又引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今傳

無之蓋脫梁云文選王元長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

永明元年策秀才文注引

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

王云畫衣冠所謂象刑也異章服者所以愧恥之也

道管案尚書大傳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唐虞之象

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

民恥之而反於禮又唐虞象刑犯墨者幪帛犯劓者

赭其衣犯髡者以墨幪其髡象何其至治也今法有

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肉刑五王云史記漢書俱作三梁云史記文帝紀漢

三也道管案當指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

下文鑿顛等三刑

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

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

焉或欲改行為善而其道毋繇王云毋與無同繇讀為由朕甚憐

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王云息生也何其

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

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別足者鉗王云鑿人顛頂抽人脅骨皆戰

國申商所增肉刑故刑法志云有鑿顛抽涖于公遂

脅鑊亨之刑是也鉗謂以鐵束其足也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

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緹縈訟父亦孔有識推誠上書文雅甚備小女  
之言乃感聖意終除肉刑以免父事

列女傳集注卷七

孽嬖傳

夏桀末喜

侯官蕭道管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

王云末喜或作妹嬉後漢書注引作桀妃有施氏女也梁云御

覽皇親部引下有桀伐有施女以末喜十字並注以女妻人曰女六字

美於色薄於

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

晉書五行志妹喜冠男子

冠路史妹喜愛弁服帶劍當皆本此

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

梁

初學記樂部御覽

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

梁

倡初學記御覽作俳道管案禮樂記今夫新樂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雜子女釋文儻音儒疏

言作樂之時及有俳優雜戲侏儻短小之人獲雜謂  
 獨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獨猴閒雜男子婦人言似  
 無別也能為奇偉戲者而梁云初學記能作而古能  
 屬夫是以為奇偉偃卻之聚之於旁梁云御造爛漫之  
 樂王云言其聲之流浪靡曼也道管案日夜與末喜  
 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  
 亂失道驕奢自恣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  
 三千人王云韓詩外傳榮為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  
 詩外傳尚有而牛飲者三千人句騎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  
 者末喜笑之以為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王  
 韓詩外傳載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  
 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

弗勝君若不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道  
 也管案孫穀古微書龍逢曰臣觀君冕非冕也冕危石  
 履春冰而不陷榮歎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子  
 就炮烙之刑吾觀子榮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尚  
 大傳榮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不聽以為妖言而殺  
 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  
 之造瓊室梁云後漢書荀爽傳注引作璇室道管  
 臺以臨雲雨列子化人之宮構以金銀殫財盡幣意  
 尚不饜召湯囚之於夏臺履來朝命囚履於夏臺  
 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

末喜嬖妾同舟梁云管子輕重甲篇有女華竹書紀  
 年沈注有山民女二人琬琰皆傳會

不足信流於海梁云御覽作浮海王云淮南子云同舟  
尚書大傳云湯放桀于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  
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齊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  
五百徒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死於南巢之  
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山荀子解蔽篇桀死於亭山楊注亭山南巢之山書  
序巢伯來朝疏鄭玄以為南方世一見者魯語桀  
奔南巢韋注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詩曰懿厥  
江居巢縣案淮海惟揚州南巢固近海也

哲婦為梟為鴟此之謂也  
頌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姦軌  
是用王云軌與宄同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為商

###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王云妲己或作妲改有蘇氏女也梁云御覽皇親部引此句下

有紂伐有蘇有蘇女以妲己美而辨用心邪僻夸比  
於體戚施於貌二十五字史記賈生列傳索隱引曹  
大家云體柔人之夸毗也北堂書鈔后妃部用心邪  
辟又佞諂邪媚厥貌惟妖厥行惟軌所與貴之所憎  
誅之美好辭辨興於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見史記  
姦軌並云出列女傳荀子非相篇古者傑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手格猛獸王云格鬪也言徒手可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  
以搏猛獸

高天下以聲以為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  
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

北鄙之舞靡靡之樂王云史記云使師涓作之鄙作里道管案樂記桑間濮上之音

亡國之音也注昔殷紂使師涓作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

女咸獲所欲積糟為邱流酒為池此以下縣肉為林見史記

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為長夜之歡姐已好之百姓怨

望諸侯有畔者梁云書按誓正義引此句下有姐

乃為炮烙之法王云史記集解引姐已笑下有音

閣又云為銅格燠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與列女傳

少異今案炮格俗作炮烙此依宋本史記改梁云書

正義引乃下有重刑辟三字盧校烙改格說見鍾山

札記道管案大戴禮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作炮烙索

隱又云見蟻布銅斗足廢而於死是為膏銅柱加之

炭梁云史記集解加上有下字令有罪者行其上梁

荀子議兵篇注炭下有上字荀子輒墮炭中梁云荀子

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

為妖言姐已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梁云御覽人

九毛於是剖心而觀之案剖心事見呂氏春秋古樂

四字言篇難一篇難四篇人囚箕子大戴禮紂殺王子比

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與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

戈紂乃登廩臺王云史記集解徐廣曰鹿一作衣寶

玉衣而自殺王云本史記梁云逸周書克殷解作廩

焚注天智王之上美者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姐

纒環其身以自厚也

已頭懸於小白旗逸周書克殷解適二女之所乃既

之以玄鉞懸諸小白注二女姐已及嬖妾小以為亡

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

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之謂

也

頌曰姐已配紂惑亂是修紂既無道又重相繆指笑  
炮炙諫士刳囚遂敗牧野反商為周

###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以下

史記褒人之神褒人褒君也化為二龍同於王庭而

言曰王云以下俱鄭語文梁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

殺之與去莫吉王云鄭語去下有之字又有與止卜

請其粢藏之而吉梁云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為粢血

也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粢積中乃置之郊王云鄭語

作傳郊之蓋傳祭之於郊也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

而觀之粢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

為玄虬王云鄭語作不幃而譟之注云裳正幅曰幃

龍曹云王燭寶典云列女傳褒姒化為玄虬曹大家依龍字而解入後宮宮之童妾

未毀而遭之梁云國語作未既齧既笄而孕王云毀

女子七歲而毀齒十五而笄也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

先是有童謠曰檠弧箕服王云史記童下有女字鄭

箕木名服矢房梁云漢書作箕劉寔亡周國宣王聞

之後有人夫妻賣檠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

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牟云妾下疑哀而取

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殉有獄獻之以贖王云

人之名也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姒故號曰褒姒既

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為后廢

太子宜曰而立伯服為太子均同幽王惑於褒姒出

入與之同乘不卹國事馳驅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

意飲酒流湏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不笑幽王乃

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為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

王云燧燧火也夜日燧晝日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

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為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不

至呂氏春秋周室豐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

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

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

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

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

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

王竹書紀年幽王五年王世子宜曰出奔申十一年

申人鄆人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鄭桓公殺王子伯

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幽王舉燧燧徵兵莫至遂

許男鄭子立宜白于申

王云

褒姒

既

出

之

乃

舉

燧

不

禱

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

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為平王自是之

後周與諸侯無異詩曰赫赫宗周王云鎬褒姒滅之

臧云毛詩古文故作威此之謂也

韓魯詩今文故作滅

頌曰褒神龍變寔生褒姒興配幽王廢后太子舉烽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致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

姜生伋子以為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案不用左傳說生壽

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

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

案新序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因與

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

閱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於是壽閱其曰有四

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

王云詩日子于旄在浚之者子何以界之今以傳推之疑詩即為此事而作必

用白旄者取易於識別以詩言素絲故知為白旄也

浚衛之界上邑姜使力士待伋之地也妹忠順貌妹

子謂伋子界與也言彼四馬白旄忠順之子何故以

此與之深痛惜之辭也此蓋出於魯詩之說而劉氏

述之與毛詩異也要遮也史記曰令盜遮界上與太

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

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

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為已死乃謂

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新

序作載壽屍還二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宣公薨朔立

是為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王云五當作三字之

也至戴公而後甯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

也

頌曰衛之宣姜謀危太子欲立子壽陰設力士壽乃俱死衛果危殆五世不甯亂由姜起

###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

公周禮大司馬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疏外亂謂若齊襄公淫於魯桓夫人文姜內亂謂家內若衛宣

公上丞父妾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

下納子妻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

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王云禮無

文大故謂出也曹云詩載馳正義引左傳歸甯兄弟服度注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甯兄弟桓公不聽

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

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

因拉其脅而殺之王云拉折也脅幹也謂脅骨道管案公羊傳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

同非吾子也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擗幹而殺之注擗折

聲也扶上車以手擗折其幹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

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文姜淫亂配魯桓公與俱歸齊齊襄淫通俾厥

彭生摧幹拉胸維女爲亂卒成禍凶

###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王云莊上脫魯字初哀姜

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公羊傳莊二十有二年冬公如齊納幣親納幣

非禮也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

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為譏又二十有三年公至自齊

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如一也又夏

公如齊觀社注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又二

十有四年公如齊迎女注諱淫使若以得禮書也曹

云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劉向以為

嚴釋父讐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

道逆禮臣下賤之應也二十四年大水劉向以為

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既入與

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

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

曰梁云顧校云國語作宗人夏父展韋注宗人宗伯

也夏父氏展名又夏父弗忌為宗注魯大夫夏父

展之後此疑不婦贅不過棗栗王云魯語注棗取早

忌是展之誤婦人之贅以致禮也男贅不過玉帛禽鳥以章物也

脯修棗栗

王云禽鳥羔雁今婦贅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

之屬獸亦曰禽

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桓公

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梁云此穀梁義公羊注

案穀梁傳禮諸侯之桷斲之礪之刻桷非正也取哀

冬公如齊納幣親納幣

公羊傳莊二十有二年

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

王云公羊酖作縊

魯遂殺

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哀姜好邪淫於魯莊延及二叔驕妒縱橫慶父

是依國適以亡齊桓征伐酖殺哀姜

###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於齊

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子重

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

梁云本穀梁說道管案公羊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

死公乃立驪姬以為夫人驪姬欲立奚齊乃與弟謀

曰王云弟與娣同女子一朝不朝其閒用刀

王云閒隙也言

不朝之時甚少耳便有乘其閒而用刀中傷之者如上官桀等詐為燕王書伺霍光出沐日奏之欲以害

光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閒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

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

梁云國語韋注二屈有南北也今河東有北屈

則是時復有南屈也臣瓚注漢書云汲郡古文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君之境也不可以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

生其心民媮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

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

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晉獻驪姬既遠太子乃

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為人甚好仁而強甚

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

之故行強於君王云言行君未終命而歿君其奈何

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

父乎驪姬曰為民與為父異夫殺君利民民孰不戴

苟父利而得寵王云晉語除亂而眾說孰不欲焉雖

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

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

兼翼而楚穆弑成王云晉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楚

後此言失矣梁云大父曰與楚平伯嬴傳稱秦穆公

齊傷槐女傳稱宋景公同一乖刺道管案史通云故

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此皆為民而

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奈何而可驪姬

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

公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

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於曲沃

歸福於絳王云福胙肉也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寘

鳩於酒施毒於脯穀梁作以醜為酒藥脯以毒王公

至召申生將胙王云晉語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

試也覆酒於地地墳穀梁作賁王申生恐而出驪姬

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死之牟云之驪姬乃仰天叩

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為君穀

之國下有也字

有父恩忍之

王云晉語無恩字

况國人乎弑

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

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

則上有入自明三字

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

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

闞楚刺重耳

晉語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注伯楚勃鞞字勃鞞奄士

重耳奔狄

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獻

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

而殺之於是

王云史記索隱引作鞭殺驪姬於市今作是蓋聲之誤梁注同道管案於是疑

當連下秦立夷吾為句

秦立夷吾是為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

為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粱立重耳是為文公亂及

五世

淮南子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

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

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為權果弑

申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亂昏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

行亂故謚曰繆

梁云逸周書謚法解名與實爽曰繆音靡幼反左傳作穆

初成公

幼繆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

孟而擅魯國晉楚戰於鄆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

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

大夫王云卻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

魯士晉為內臣梁云顧校云士即事字古通用魯人

不順喬如明而逐之梁云顧校云明即盟字古通用

如而案成十六年左傳云出叔孫僑盟之喬如奔齊魯遂擯繆姜於東宮始往繆姜使策

之遇艮之六王云左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

必速出姜曰亡是王云亡讀音無無是言無此事於

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

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王云終左

誤然者然上文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

固在下位而有不仁王云婦人卑於文不可謂元不

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王

放左傳作姣此字形之誤釋文姣嵇叔夜音效正義

日服虔讀為放效之效蓋此本作效因效又誤作放

耳道管案左傳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

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不得

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

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

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繆姜淫泆宣伯是阻郝氏懿行云是阻疑寔阻

文阻驕也文選詩注阻謀逐季孟欲使專魯既廢見

擯心意摧下後雖善言終不能補

###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

王云陳當作鄭梁云夏姬不當稱陳女

大夫夏徵舒之母

也

王云史記正義引大上有陳字

其狀美好無匹內挾

伎術

內經素問岐伯曰夫道者能卻老而全形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真人者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注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漢書藝文志房

引等書皆歸方技三十六家內又云方蓋老而復壯

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

史通雜說篇夫為夫人則難

案其時諸國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

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且魯娶於吳謂

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又

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

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

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按以

伯之子王云類聚引三下重三字史記正義亦引三

為王后此脫三字或曰當作一字今作三乃二一兩

字之誤併耳二字屬上句一字屬下句梁云姚寬西

溪叢語引宇文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

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所謂老而復壯者三也

曹云瑠玉集唐世類書美人篇引太史公記云夏姬

後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內之者無不迷惑今史記無

其文恐即史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

舒為大夫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

衣其衣

王云穀梁傳其衣下有或衷其襦四字此脫

字梁云類聚并引注云蔽膝裴衷以戲於朝泄治見

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為之不

待幽閒

案詩毛傳窈窕幽閒也說文窈窕遠也窈窕

深之地借以喻幽靜寬綽之人也此處幽閒即上文

其歛避於幽閒之地勿顯然戲於朝廷以戲士民其

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眾人知之吾不善無

害也

王云之字衍梁云之吾二字疑誤

泄治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

徵賊泄治而殺之

王云徵疑微字誤微隱也黃云宋本模糊似是微字

靈公與

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

子亦曰不若其似君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

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公孫寔儀行父皆奔楚靈公

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

午是為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

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為淫淫

為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

王云畏人見也

此謂一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

人也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

美婦人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

老襄老死於邲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

見夏姬謂日子歸我將聘汝及恭王即位巫臣聘於

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

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

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王云大夫

之上有脫文左傳遂奔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

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王云毛詩兮作也梁云韓詩外傳同

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

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

###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王云靈上脫齊字太子光之

母也號孟子淫通於大夫慶尅梁云左傳作克與之蒙衣乘

輦而入於閔王云輦人輓車也閔巷門也與之左傳作與婦人三字此有脫誤言慶尅與婦

人蒙衣為婦人服而乘輦入閔恐人見也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

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

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於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

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

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則鮑牽而逐高子國

佐二人奔莒梁云二人一本作佐遂王云更以崔杼

為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

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

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

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齊靈聲姬厥行亂失梁云失與洪同淫於慶尅鮑章是疾譖愬高鮑遂以奔亡好禍用亡王云好當作奸亡當作已竝字形之誤陳云亡疑妄字之誤說文妄亂也道管案好禍即樂禍意莊二十年左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亦以事喪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即左傳美而艷意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王云既字絕句居其當作其居文誤倒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愠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

上與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

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王云老夫謂崔

子託言崔子在內沐公曰余開崔子之疾也不開王云王

未及收髮故且閉戶乃託言耳何敢不開乎梁云上

公言崔子方有疾汝乃託言來問疾也不開言何故不開道

開字當作問公自言來問疾也不開言何故不開道

管案余開即上開余意惟不開二字不必作公言

直是東郭姜終不開戶故下文接言自側戶出

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眾鳴鼓公恐擁柱而歌梁云

左傳服虔注一日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公請以自悔本此傳為說王云擁柱而歌以自傷

於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

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踰牆而逃崔氏射公中踵王

左傳公反墮遂弑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母

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為相室崔子前妻二子大子城

少子疆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王云左傳城作成姜

上二字衍明下又衍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為後

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母咎與東郭

偃爭而不與成與疆怒將欲殺之以告慶封慶封齊

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

呂氏春秋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於是二

子歸殺棠母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愬之於

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此至於此吾事夫子

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王云唯疑當作雖王氏念

戴德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唯欲毋

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天下之人唯各持

意哉然而有所共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蒲癸呂氏

予也皆唯與雖同帥徒眾與國人焚其庫廐而殺成姜王云姜當

滿葵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廐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

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

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王云毛此

之謂也

頌曰齊東郭姜崔杼之妻惑亂莊公毋咎是依禍及  
明成爭邑相殺父母無聊崔氏遂滅

###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  
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聩知而惡之南子讒太  
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聩奔宋  
靈公薨蒯聩之子輒立是爲出公衛伯姬者蒯聩之  
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攄之母也攄相出公文子卒姬  
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聩蒯聩曰子  
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

爲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聩入  
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  
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冑之士迫其子攄於厠強盟  
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聩遂立是爲莊公殺夫人

南子

梁云左傳無  
殺南子事

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

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攄之母而迎

公

梁云左傳孔攄載其母奔宋王  
云與上言殺南子俱未見所出

二女爲亂五世至

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  
死何爲此之謂也

頌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蒯聩使之出奔攄母

亦嬖出入兩君二亂交錯咸以滅身

###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

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為太

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王云瑟史記作琴曹云水經汾水下注寢字記

并州孟縣下皆載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若之榮王云

此事皆作鼓琴命兮命兮王云兮史記作乎逢天時而生

集解引綦母邃曰王云史記無此句集解綦母邃曰言

陵茗之草其華紫曾莫我羸羸王

有命祿生遇其時即此句之注也異日王飲酒

莫史記作無羸字不作重文集解綦母邃曰人莫知

己貴盛盈端也今按羸羸猶盈盈也亦與熒熒聲義

同皆言其容體輕麗也梁云顧校云邃

蓋讀羸為盈詳其文義似亦不重此字

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

孟姚甚有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

數微言后有注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

子而立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

自號主父封章於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君

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梁云史記下見章儼

然也梁云儼史記作儼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

衰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游沙丘

宮梁云史記正義沙丘宮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

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王云閉史記作開言開門

納之也梁云史記索隱云譙  
周及孔衍作閉之閉謂藏也  
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  
乃相與謀日以章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  
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穀而食之王  
史記索隱引曹大家注云穀雀子也生受哺者謂之穀梁云集解引綦母邃曰穀爵子也三月餘  
遂餓死沙丘宮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  
從內出也

頌曰吳女茗顏神寤趙靈既見雙近惑心乃生廢后  
興戎子何是成主閉沙邱國以亂傾

###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

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乃取  
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承聞謂春申君曰  
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梁

三楚策史記皆作二

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

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

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梁本弟下兄

字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

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

楚王楚王必妾梁云妾上脫幸字妾賴天有子男則

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

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  
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王云史記作悼此字形之誤立為太  
子園女弟為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  
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為  
幽王梁云顧校云史記楚世家十年幽王卒此下當脫幽王死三字后有考烈王遺  
腹子猶立梁云楚世家同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  
負芻之徒梁云表及世家並云負芻哀王庶兄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  
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  
芻為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餓此  
之謂也

頌曰李園女弟發迹春申考烈無子果得納身知重  
而入王云詩曰大任有身毛傳身重也遂得為嗣既立畔本宗族滅  
弒

### 趙悼倡后

倡后者邯鄲之倡梁云四字舊脫從史記趙世家集解馮唐傳索隱引增趙悼

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梁云日盧校改嫁既寡悼

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

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

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為

太子倡后既入為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譖

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為

幽閔王王云史記作幽繆王徐廣曰又云潛王潛即閔耳倡后淫泆不正通

於春平君王云即太子嘉道管案以春平君為即嘉者徐廣據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正義因

以為即春平君但史記言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無

質秦明文又言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妒之

又言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不似太子若春平君即

太子太后通之而多受秦賂誅李牧春平君必與聞

即不與聞亦不能諫阻趙大夫既怨倡后殺滅其

家何獨深愛太子扳而立之春平君似非嘉也 多

受秦賂史記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尋遣之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

李牧史記遷素無行信讒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

遂見虜於秦淮南子趙王遷流於房陵趙亡大夫案

字連讀猶言亡國之大夫也史記秦既 怨倡后之譖

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可證 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

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為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俟

此之謂也 頌曰趙悼倡后貪叨無足隳廢后適王云與嫡同執詐不

慤淫亂春平窮意所欲受賂亡趙身死滅國梁云國顧校改

族

列女傳集注卷八

王本云二十傳無頌

侯官蕭道管

續傳

周郊婦人

仁智 梁云此二字從明 張溥翻宋本增後放此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

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為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

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

月王云年月二字誤當作二十六年見春秋經傳梁云左傳在十一月下文云是其過三歲乎至昭二

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尤其明證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

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王曰尤過責也

道管案詩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

許人尤之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

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

其言詩云取辟不遠王云辟毛詩作譬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陳國辯女辯通梁本無國字

辯女者王云類聚引辯作辨辨上有陳字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

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

為我歌我將舍汝梁云御覽木部引注云舍置不留女也案曹大家不見續傳此不知

何人採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

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可誰昔然矣詩毛傳昔久也箋誰昔昔也本

爾雅釋訓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鴉萃

止王云梅當作棘楚辭注云解居父聘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洪婦人引詩刺之

日墓門有棘有鴉萃止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

有鴉汝獨不愧也據注及此傳所言蓋皆魯詩之說

是有梅之梅或俗本據毛詩妄改梁云楚辭天問何

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洪氏楚辭補注王氏詩

攷引傳作媒是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郝云其誤已久矣

其誤已久矣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訊俱

詩字之誤詳音碎與萃相韻詳告也作訊音義俱舛

矣毛詩誤與此同楚辭注引不誤梁云廣韻六至引

詩作詳止楚辭注訊予作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

有梁云楚辭補注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

國之間因之以饑饉梁云舊誤飢餓從楚辭補注改加之師旅其

人且亡而况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

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聶政之姊節義 梁本無之字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梁云史記刺客傳政姊榮集解一作嫫 聶政母既

終獨有姊在及為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

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

王云披分離也戰國策史記俱作皮皮即披字耳剔作出腸二字 韓暴其尸於市購

問以千金莫知為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

弟名王云戰國策愛上有不 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

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梁云

史記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 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

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

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梁云去韓策吳師道補注作怯道管

案去死猶避死即君子去仁之去 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

畏之事惟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王孫氏母節義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

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

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齊策兩望字 汝

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

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

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王云袒衣縫解

也右右臂也言袒出右臂以為表識戰國策有其事

漢書為劉氏左袒本此也王氏紹蘭云說文但袒也

但袒即戰國策韓非子所謂徒袒但為正字袒則假

借字袒衣縫解即內則所謂衣裳綻裂與但袒之義

不同道管案王說皆本說文段氏注段謂但袒也袒

祖也二篆相為轉注故於贏程楊三篆訓皆改袒作

但於袒下云許書無綻字此即綻字今人以袒為袒

楊字而但袒二篆本義俱廢矣是也袒自訓衣縫解

故篆次在裂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梁云漢

補二篆閒字或作卓刺而殺之以上皆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

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陳嬰之母賢明 梁本無之字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王云棠漢表作堂嬰蓋堂邑

播旌東陽堂邑俱屬臨淮郡梁云漢書功臣表作堂

邑史記項羽紀集解張晏曰嬰母播旌人墓在播旌

始嬰為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時東

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

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

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梁云

記作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

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

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

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王云

守其先世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王云舊故之業詒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王陵之母節義、梁本無之字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王云邑字衍史

記漢書無之曹云御覽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

沛陵亦聚黨數千梁云御覽人事部千下有人字以兵屬漢王項羽

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

王云東嚮者尊禮之也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為

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梁云御覽下有也無必得天下五字

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

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

相封侯傳爵五世梁云史漢年表自陵至侯定凡五世元狩五年坐酎金國除君

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

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王云本表記文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張湯之母仁智、梁本無之字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為

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後果為

丞相嚴青翟梁云莊青翟漢避明帝諱改嚴及三長史梁云朱買臣王朝邊通

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王云湯雖有罪身未被繫繫字誤漢

書但云事下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

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王云葬下疑脫為字漢書作何厚葬載為梁云史記何厚葬乎此疑脫一字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已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雋不疑母 母儀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王云據漢書所上脫有字反舊音幡梁云御覽人事部引注云平其事反死為生也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

梁云十一字舊脫從御覽校增即誤耶從漢書本傳改 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謂出脫母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梁云舊誤不嚴不殘從御覽改王云漢書作嚴而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梁云御覽教下有子字詩云昊天疾威王云毛詩吳作曼梁云韓詩外傳同 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

漢楊夫人 賢明 梁本無漢字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

做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  
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做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  
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  
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做夫人與延  
年參語許諾王云參猶錯也做與延年共語請奉大  
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做薨益封  
三千五百戶君子謂做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  
云展彼碩女王云展信也碩大也言信彼大賢令德  
來教此之謂也

霍夫人顯孽嬖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

王云漢書注引

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

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宣帝時又

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

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女監

淳于衍

王云監當作醫或作鑿以形近監而誤曰婦

人挽乳大故

梁云說文挽生子免

十死一生今皇后

當挽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共之衍

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

王云外戚傳太醫上有并合二字注引晉

灼日大丸今屬

持入遂藥弒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光

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

王云據外戚傳當作因令奏上署勿

論傳寫者誤倒其文梁云顧校云當是奏上因署令勿論李奇所謂光題其奏也字誤倒耳或後人因顏師古說改令上二字連文案顧校是也霍光傳顯遂外戚傳竝奏上連文師古注霍光傳亦用李說 為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為后是時許后之子以

正適立為太子顯怒歐血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

子安得為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為王耶復教皇后

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軋先嘗之光既

薨子禹嗣為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瑩而侈大之

築神道為輦閣幽閉良人奴婢

王云霍光傳作幽良人婢妾守之此脫守

之二 又治第宅作乘輿輦盡繡網鞞 王云盡霍光傳作畫字形之誤

鞞作馮網與茵同車席也鞞音伏又音被車具也亦

作緘梁云霍光傳加畫繡網馮如淳曰網亦茵馮謂

所馮者也釋名鞞伏也在黃金塗為薦輪 王云霍光

前人所伏也是鞞即馮矣 侍婢以五采絲輓

有韋絮二字此脫誤作為字耳梁 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

云此傳或止一韋字聲近誤為耳 顯游戲 王云霍光傳系作絲

禹等縱弛日甚宣帝既聞霍氏不道又弒許后事泄

顯恐怖乃謀為逆欲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

皆腰斬而顯棄市后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為殘賊莫

知其尤言快於惡 王云快習也 不知其為過霍夫人顯之

謂也

嚴延年母 仁智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

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王云嫗母也嚴東海下邳人延年為

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王

漢書作會論府上胡云荀悅漢紀亦作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梁

御覽刑法部引注云以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

臘王云臘建丑之月祭名到洛陽適見報囚梁云御覽引注

云所報決刑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

都亭謁母閉閣不見王云閣門旁戶也小閨謂之閣延年免冠頓首

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

不聞仁義教化梁云義漢書作愛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罰

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

頓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王云延年因自為母御車歸府

舍母意不樂臘及正歲禮畢母便去也謂延年曰天

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

也梁云老當漢書作當老行矣去汝東海王云當作歸見漢書埽除墓地

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為府丞

所章結梁云漢書師古注結正其罪也延年罪名十

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

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王

全毛詩其嚴母之謂也王

漢馮昭儀 節義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月為美人王云美人長使婕妤皆婦官名元帝加昭儀美人為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王云昭儀下脫等字道管案係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梁云外戚傳直下有前字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上梁云漢書至上有熊字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慚明

年中山王封王云中山當作信都此時封信都王乃立婕妤為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梁云漢書馮信都王尊婕妤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王章妻女 仁智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為書生王云書當為諸聲之誤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字上句及此句仲卿俱當作章稱字蓋失之矣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王云漢書注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與妻訣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

朝廷

王云漢書尊上有京師二字廷下有人字

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

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

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為鳳所舉意不

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

當上

王云事封事也言封事既成當奏上之

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

念牛衣中流涕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

不忍退鳳章猶是為鳳所陷

王云猶與由同梁云漢書本傳作由事至

大逆

梁云事漢書作罪

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

曰平日坐獄上

梁云顧校云平日坐漢書作平生張晏曰平生先時也此蓋後人增日字

又改生為坐王云坐獄謂罪名所坐收禁獄中者也坐獄二字連讀漢書平下脫日字坐誤作生說者遂

以平生為先時殊失之也宜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

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

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將軍閔章無

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眾庶給之

王云給與也言眾庶俱免章給

與其財產田宅也

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

論語邦無道則可卷而懷

之王云卷舒猶屈伸

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為威虐之

政則無罪而遘咎也

班女婕妤

辯通梁本無女字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

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為小使

王云小當作少少使位第十一等梁

云漢書外戚傳作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

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

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梁云漢書作嬖女今欲同輦得無

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

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王云家漢書作象此

字形之誤窈窕德象女師皆古詩篇名不知出何書

梁云漢書顏注皆古箴戒之書也而說者便謂窈窕

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案顏說非也窈窕關睢也德

家鵲巢也二字見毛詩序家象形近而誤女師葛覃

也見毛詩傳此抑亦稱白圭時邁亦稱肆夏之例曹

云蔡中郎集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幼從師氏四禮

之教早達窈窕德象之儀議郎胡公夫人哀讚女師

四典窈窕德象罔不孰習伯喈治魯詩疑此傳應作

德象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

稍隆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婕妤帝

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

也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妒王云妹當作姊外戚傳作弟驕妒二字下

文方見疑此術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考問班婕妤曰王云

祝字也婕妤二字應作重文梁妾聞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

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

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妒婕妤恐久

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

傲善也經傳假借作傲耳  
見說文梁云漢書作淑  
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

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

翕赫兮奉隆寵於增城梁云增舊誤層從別本改漢書亦作增應劭曰後宮有八

區增城安處常寧注漢書班婕妤好居增城舍合既過

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

離以自思王云離與縞同詩曰親結其縞梁云爾雅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縞孫炎注悅巾也

陳文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

王云婦人專男子之哀衰豔之為尤王云豔外戚傳事比於牝雞晨鳴也

傳閭妻驕扇說者謂是魯詩也毛作豔妻此疑據毛詩改尤尤物也梁云顏注引魯詩尤漢書作郵下同

美皇英之女舜兮王云女尼據切舜當從外戚傳作虞女虞與下句母周相比對也

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梁云舊誤乎從別本校改漢書亦作

兮王云當作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

華之不滋梁云繁漢書作蕃王云繁與蕃同滋生痛

陽祿與柘觀兮仍緇裸而離災王云觀外戚傳作館

生子於此仍失之也祿當作緇豈妾人之殃咎兮將

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梁云以漢書作已遂奄莫

而昧幽王云奄外戚傳作晦晦不明也與昧幽義復

也暮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

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灑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

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日王云重猶

理其繁辭重潛立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局華

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屋蔭兮檐帷暗

王云外戚傳作廣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

羅紛悴悴兮紉素聲王云帷裳裳正幅也紅羅當作綺羅此與外戚傳俱誤作紅粹

際與萃蔡同外戚傳作粹繅文選琴賦注又引作翠翠俱新衣聲紉亦素也齊人工作之神眇眇

兮密靖處梁云靖漢君不御兮誰為榮俯視兮丹墀

思君兮履綦王云綦履飾也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王

外戚傳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

世忽壹過兮若浮梁云壹漢已獨嚮兮高明梁云嚮漢書作

享處生民兮極休勉娛精兮極樂梁云娛漢與福祿

兮無期綠衣白華王云外戚傳自古兮有之至成帝

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

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

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

也王氏紹蘭云李當為孝字之誤寡孝即陳寡孝及婦專心養姑使仔事正同故云寡孝之行也

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梁云斐毛詩作

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僊兮赫兮咷兮有斐君

子終不可諉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漢趙飛燕孽嬖梁本作

趙飛燕姊弟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

也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帝常

微行出過河陽主王云外戚傳河陽作陽阿說者以河陽為後人所改然五行志及荀

悅漢紀亦俱作河陽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

弟復召入俱為婕妤好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為成陽侯

有頃立飛燕為皇后其姊為昭儀飛燕為后而寵衰

昭儀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梁云漢書漆上

有髮字王云廷與庭同形朱以赤色砌皆銅沓王云砌階

砌也外戚傳作切沓合也以銅合其砌縫王氏紹蘭

云外戚傳作切沓合也从木肩聲肩動作切切也腦

其頭是也說文楣限也从木肩聲肩動作切切也腦

音肩近切爾雅釋器骨謂之切釋文切本或作腦是古

有所冒也沓即省文切為門限故可以銅沓為冒若

階砌則不得言冒矣且下文白玉階別為一事更知

切非階砌廣雅限謂之丞秩兒麟砌也砌即切之俗

體是亦以切黃金塗白玉階王云塗路也言中庭之

為門限也黃金塗白玉階路以黃金為飾殿上之

階以白玉為文王氏紹蘭云師古曰塗以金塗銅上

也然則傳謂以銅沓冒切上又以黃金塗銅沓上也

霍光傳云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

則黃金塗於網馮薦輪之間則塗非路可知故師古

日以繡為網馮而黃金塗輿輦也壁往往為黃金釭

說文錯金塗也塗即塗之正字梁云漢書明珠翠羽飾之

下有帶字函藍田璧玉無玉字明珠翠羽飾之

王云釭形因謂之釭故服虔注曰釭壁中之橫帶也緣

如釭此注有帶字而傳寫漢書遂行作壁帶矣函猶銜

服此注有帶字而傳寫漢書遂行作壁帶矣函猶銜

也釭作圓孔於中銜美璧為飾玉字衍也其旁又以

明珠翠羽後宮未嘗有焉姊弟專寵而悉無子嬌媚

連綴為飾後宮未嘗有焉姊弟專寵而悉無子嬌媚

不遜嫉妒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

常給我從中宮來

王云給欺誑也中宮皇后宮道管案史記項羽本紀田父給曰左文

穎曰給欺也

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手自擗

王云懟怨也倒與擗同手

椎也外戚傳懟下有以字梁云漢書擗作擗集韻擗同

以頭擊柱從床上自投

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爾帝曰我欲語

之反怒為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

漢書如作知當絕句是字屬下讀王云如是指許美人

傳作知

陛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

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

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氏夫人

王云氏夫人三字蓋美人二字之誤衍

令殺所生兒

梁云與漢書微異

革篋盛緘之

王云外戚傳革作葦二字形近

疑作革是也緘束也

帝與昭儀共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

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偉能御幸生子

梁云漢書曹宮以元

延元年十月乳許美人以二年十一月乳與此傳先後不同

帝復用昭儀之言勿

問男女殺之宮未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

門奏事曰陛下無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

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之

梁云亦與漢書微異

昭儀與偉能書

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姊擅天下且我兒

額上有壯髮似元帝

王云額當作額壯髮者額上髮多覆下故曰壯也

今兒

安在已殺之乎

疑已疑是危字脫壞也

乃飲藥死自

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成帝無嗣

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謂趙昭儀之凶  
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  
之竭矣不云自濱王云毛詩作頰即瀕字之省瀕古  
濱字瀕水厓也梁云此與鄭箋改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  
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孝平王后

貞順 梁本  
孝上有漢字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

皇帝之后也為人婉嫵有節行

梁云嫵舊誤淑從北  
堂書鈔后妃部說文

繫傳心部引改嫵正字嫵嫵皆俗誤字王云外戚傳  
淑字作嫵音於計切亦通作嫵嫵訓靜也或作嫵其  
音同文選女史箴注引漢書作婉嫵有節操又引曹  
大家注婉柔和嫵深邃也洞簫賦注引曹大家注嫵

深邃也音翳是嫵嫵字通故兩存之今平帝即位后  
本作淑宜據漢書選注還曹本之舊焉

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王云外戚傳無只字以女配

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尙書

令納采太師大司徒大司空梁云夏侯藩劉宏平  
晏孔光馬宮甄豐以

下四十人皮弁素積王云外戚傳作四十九人皮  
弁以鹿皮爲冠素積素裳而

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梁云皆當  
有大字左右將軍梁

孫建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綬

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羣臣就

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皆有差

王云外戚傳趨作騶疑此本作趣  
趣騶音近字通詩曰蹶維趣馬后立歲餘平帝崩

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

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

王云外戚傳作祿飾二字此豫即祿字之誤又脫飾

字祿服飾也急就篇云祿飾刻畫無等雙梁云師古

日祿盛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梁云漢書

飾也字因廢疾王云外戚傳作發病不甯起莽遂不敢強

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

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

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髡彼兩髦實惟

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更始夫人韓孽嬖梁本始下有韓字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

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

之眾起自立為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為帝以

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王云首上脫傳字見

後漢書梁云後漢書

劉玄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

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既墮於

政事梁云墮一而韓夫人嗜酒淫色梁云北堂書鈔

梁云北堂書鈔道管案詩關雎日與更始醉飽沈湎梁云飽舊誤乃

令侍中於幃幕之內詐為更始與羣臣語羣臣知非

更始聲莫不怨恨尙書奏事王云後漢書尙書韓夫

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畔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為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

梁云一毛作壹

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賢明梁本無之字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道之妻

王云後漢書逸民傳伯道作鸞

同郡

孟氏之女也

梁云也字舊脫從文選劉先生夫人墓志注引補王亦據選注

其姿貌

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冑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

梁云後漢書作執家

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

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

王云逸民傳作鴻不

答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

梁云後漢書斥上有簡字

妾

亦已偃蹇數夫

王云斥遠也偃蹇倨傲也言夫子斥遠數妻不娶已亦偃蹇數夫不嫁矣

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

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

竊恐夫子不堪

王云克也勝也

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龕

衣椎髻而前

王云椎髻言為髻一撮其形似椎御覽引作荆釵布裙

鴻喜曰如

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

侯光

王云逸民傳作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侯侯字形近此當別有所據

共遯逃霸陵

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

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

王云逸民傳作至吳賃春為事雖雜庸保之中王云庸用也保

可任也妻每進食舉案齊眉王云案几屬舉以進食齊

或曰案古椀字此言非矣內則亦云御者舉几几案

同類何必是椀乃可舉也牟云案几屬本說文然進

食所舉是槃屬非几屬也急就章顏師古注無足曰

槃有足曰案所以陳舉食也史記張耳傳曰張敖自

持案進食漢書外戚傳親奉案上食皆指槃而言非

指几屬周書司几筵疏阮諶云几長五尺高尺二寸

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據知几非微小之物進食

者斷無並几舉之之理內則舉几非進食進食所舉

猶今之持承槃矣郝云愚意案仍是几非槃屬顏注

謂有足曰案似與槃異今坑上安几形亦矮小舉之

非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

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明德馬后母儀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

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

待同列如承至尊梁本如從別本改作以先人後已發於至誠

由此見寵時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

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

當時而立胡云姚氏後漢書補逸引司馬彪續漢書作當以時立薦達左右如

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

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尚無人事皆自為舞衣袿裁

成手皆瘰裂王云桂婦人上服一日長襦也瘰陟玉切手足中寒腫也梁云漢書文穎注瘰

也寒創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

訴恐萬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

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王云宮名皇后所居此言請立皇后耳宮梁云舊誤官從

別本改東觀漢記作宮以率八妾梁云漢書五行志注云一娶九姓正嫡一人餘者妾也故

妾云八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

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王云緣緣邊也言后

及侍御者為裙俱不加緣率皆羌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

親家朝請王云後漢書注引漢律春日朝秋日請望見后袍極麓疏反

以為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

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窗王云嘗臨窗窺望胡云東觀漢記作希嘗臨御窗望姚輯

張璠漢紀作窗牖梁云馮魴傳東西完塞諸窗望令

密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

不宜晨起及禽王云及疑從字之誤道管案及禽似只言起早及禽鳥起時因陳

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

秋畧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疾浮華王云疾惡也言

深惡賦家浮華之辭後漢書言后好讀楚辭此又言

讀不竟未聞共說梁云句疑有誤續漢書作尤善賦

聽言觀論輒擿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

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

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王云楚獄楚王英之獄也

因蓋囚字誤後漢書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

冒承間為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衣夜起彷徨梁

夜上衍衣字當從後漢書刪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

輔佐梁云東觀漢記作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

弟黃門侍郎訖永平世不遷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

郎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

防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

后詔曰外戚橫恣為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

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

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

半楚淮陽王王云財猶僅也言諸子封國僅及楚淮陽之半耳信字宜移淮陽王下屬下句

讀之梁云財與裁同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奈何欲以馬

氏比陰氏乎吾自束修王云言檢束修潔冀欲上不負先帝

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練裙王云練并絲縉也縉帛也練者取其

厚而堅緻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

耳如是者欲身帥眾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

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王云後漢書注引續

漢志濯龍園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王云後漢

名也近北宮書龍上有游字胡云蒼頭衣綠直領王云直領二字

東觀漢記無游字疑鞬字之誤領字涉下領袖而衍領袖正白顧視

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

謹耳梁云此用東觀漢記文王云言抑絕其歲知臣用經費以愧厲之冀以靜默止其謹譁耳

莫若君況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

其親奉修祭祀身温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

國既珍梁云盧校既作之司農黍稷王云珍獻也言今祭祀之費牲牲則受之大官

黍稷又獻於司農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尙未足耶必當得一

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於世俗乎先

是時城門越騎校尉治母喪起墳微大王云母即太后之母蘭夫

人也後漢書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後太后以為言惶懼即時削減成

墳梁云二字疑行後漢書無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

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

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

五百萬新平主衣紺縞直領謫以不得厚賜於是親

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

織室蠶室濯龍中梁云此亦依東觀漢記文后親往來占視於內

梁云二字疑行東觀漢記後漢書皆無王云占與覘同以為娛樂教諸小王試

其誦論衍衍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

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

為眾女師範在國則可為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

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梁夫人嫗嫗辯通

梁夫人嫗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

王云母之姊妹曰姨禮謂之從母見釋名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

后以選入掖庭王云宮中署名也後漢書皇進御於

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為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

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

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

移九真後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嫗從民

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

厚恩得見寵幸龍萊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體陛下為竇

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牢獄體骨不掩老

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沒命無

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幾憲兄弟姦惡

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

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得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

在絕域梁云後漢書梁竦傳弟上有及字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

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即位薄氏蒙達梁云後漢書作蒙榮

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

蒙外戚餘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

訊問知事明審引見嫗對上泣涕賞賜累億嫗既素

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嫔夫樊

調為郎中遷羽林郎將梁云後漢書擢調為羽林左監遷光祿大夫恭懷

后遂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謚竦為褒親愍侯

徵還母及弟等及既到皆封侯食邑五千戶君子謂

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還母萬里

為家門開三國之祚王云三國者梁竦傳云封子棠為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

翟單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庚申中秋以明黃曆刊本校一過國維

### 列女傳集注補遺

#### 母儀傳

##### 棄母姜嫄

行見巨人跡至乃收以歸曹云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云云與此同案

漢書儒林傳褚少孫傳王式魯詩學則所引為魯詩傳也

##### 周室三母

大姜大任大妣曹云公羊哀十二年傳解詁云禮婦人繫姓不繫國此周禮也故此傳皆

繫之以姓與夏塗山殷有藝繫國者異

##### 衛姑定姜

以畜寡人顧氏廣圻云王伯厚詩攷後序云蓋魯詩也

齊女傅母

碩人其頤顧氏廣圻云詩攷後序云蓋魯詩

魯季敬姜

季康子之從祖母也曹云檀弓疏引世本云悼子紇生康子肥又云悼子生穆伯靖是穆伯與平子為兄弟故云康子從祖母劉光祿有世本二卷見隋書經籍志

志籍

祭悼子康子與焉國語注云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於宗子之禮

酢不受徹俎不讌國語注云禮祭主人獻賓賓酢主又不與康子宴飲

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飲則退國語注云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

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繹者通言之也賈侍中云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不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繹也立曰飲坐曰宴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盡飲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曹云宋濬熙本文選景福殿賦注引作孟軻母者即孟子母也號曰孟母

與下文屢稱孟子合疑此文本作鄒孟子之母也

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曹云景福殿賦注事文類聚居處部並引作居處子蓋累

言之曰居處單言之曰居故下文云真可以居吾子矣

其舍近墓至揖讓進退曹云御覽貨產部引孟子曰軻少貧母將在墓間識葬埋

事又徙在市側軻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識詩禮之義當是孟子逸篇而為此傳所本

孟子引刀斷其織曹云示兒編云孟子之母斷機注云列女傳則孫季昭所見本作機

### 魯之女師

臘日休作者曹云事類賦冬篇注引作家作玉燭寶典引魯之母師臘日休家注云臘一歲

之大祀是唐宋本休下皆有字

夕而入曹云事類賦注作待夕而入

### 賢明傳

###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周氏中孚云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是過孔子之門非車前也

觀鄭君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也可知故莊子人間世載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接輿本卽楚狂之名若字楚辭涉江接輿髡首兮韓詩外傳楚狂接輿躬耕以食秦策箕子接輿漆身而爲癩被髮而爲狂

皆足爲證

### 仁智傳

### 孫叔敖母

夫有陰德者陽報之曹云新書下有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句此傳全本賈子故下

文云德勝不祥仁除百禍

### 衛靈夫人

靈公與夫人夜坐至果伯玉也曹云宋本初學記人事部引孟儀同載云

云與此同案隋書經籍志雜家梁有子林二十卷孟儀撰此當是孟儀子林中語同載疑所載之譌惜未知其所載何子也

### 魯臧孫母

言取郭外萌顧氏廣圻云古書多用萌字說文民眾萌也來部下引周禮以興耨利萌史記周本紀以振貧弱萌隸韓非子入姦五日民萌管子輕重丁此字尤多

貞順傳

宋恭伯姬

保傅不俱曹云水經睢水注作保傅不具

蔡人之妻

其母乃作芣苢之詩顧氏廣圻云詩攷後序云蓋魯詩又詩攷及後序以為即蔡人

妻作誤也其說乃韓詩章句見李善辨命論注

黎莊夫人

式微式微胡不歸顧氏廣圻云詩攷後序云蓋魯詩

息君夫人

乃作詩曰顧氏廣圻曰詩攷後序云蓋魯詩

齊祀梁妻

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曹云御覽人事部引作杞梁名殖齊人也為大夫莊

公襲莒約車五乘戰士殖不與歸而不食母曰汝生有義死有名五乘盡汝下也殖遂至莒獲甲首公止之日共同齊國殖日不與五乘少吾勇也臨敵止吾以利汗吾行也遂進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莒人築尸城為京觀妻往迎喪向之哭土為之崩得喪於是公使弔之與今本異

節義傳

魯孝義保

括之子伯御顧氏廣圻云韋昭注國語云括武公長子伯御也宋庠補音云伯御乃括之子

引史記及人表為證

與魯人作亂顧氏廣圻云公羊傳云則未知為魯公

據此傳是納篡

遇稱舅魯大夫於外顧氏廣圻云公羊傳何注不知孝公者邾婁外孫邪妾子邪案

據此是妾子

辯通傳

齊管妾媵

從我焉如顧氏廣圻云詩攷逸詩引作從來焉如

孽嬖傳

魯宣繆姜

棄位而姣洪氏頤煊云說文姣好也方言娥嬖好也或謂之姣言棄位而徒姣好其貌不可謂貞

續列女傳

霍夫人顯

廢為殘賊洪氏頤煊云毛詩廢快也釋文一本作廢大也正義定本廢訓為大案當從定本作

廢人也毛傳本於爾雅爾雅釋詁廢大也列子揚朱

言快於惡是三家詩義

列女傳補注敘

列女傳補注者補曹大家注也古之注此書者隋志

有趙母高氏文選注有虞貞節梁氏端云文選注引

鄉令東郡虞趨妻穎川趙氏女也作列女傳解號趙

母注見世說賢媛篇注隋書經籍志列女傳趙母注

七卷道管案隋志作列女傳七卷趙母注列女傳入

卷高氏撰是趙母自趙母高氏自高氏世說注有趨

既沒云云是趙母即虞貞節惟大家之注至北宋猶存見於史記

正義選注所引凡有數處今不敢自名為注故題曰

補也照圓六歲而孤母林夫人恩勤鞠育教以讀書

嘗從燕閒顧照圓而命之曰昔班氏注列女傳十五

謹志之不敢忘分陰邁邁奄忽四七寸草盟心遂成  
銜恤追省前言恒隕越以滋懼不揣愚蒙略依先師  
之詁用達作者之意凡所詮釋將以通其隱滯取供  
銜諷至於義所常行或傳記成文舊人已注則皆闕  
而弗論誠知疏陋無能纂續前修庶幾念昔先人少  
酬明發之懷補注成請夫子辨析疑義時加訂正無  
隱乎爾竊所欣慕焉嘉慶十年八月四日福山王照  
圓撰

列女傳補注序

歲庚午庸再遊學京師一時師友之盛日以經史古  
義相研究樂此不疲兀坐成疾不以爲困也時有父  
子著述一家兩先生者王石渠觀察暨令嗣曼卿學  
士也有夫婦著述一家兩先生者郝蘭皋戶部暨德  
配王婉佺安人也庸寓吳鑑菴通政家距石渠先生  
之居僅數廛因得朝夕請益而慕安人之學之名特  
至嘗以孝節錄從戶部乞言于安人撰讀孝節錄一  
首以應性情真摯文辭高曠得六朝文法書法亦適  
勁唐人歐褚遺範也旣而戶部以安人所著列女傳

補注八卷敘錄一卷屬庸校定并索序言時庸久病東裝南歸有日矣凡京師名卿大夫與庸交好者無不詔庸以讀書爲戒謂當心如槁木死灰以資靜養雖庸亦以爲然然感戶部相待之雅安人誣諉之意又不能辭也力疾開卷一再勘之詮釋名理詞簡義洽校正文字精確不磨貫串經傳尤多心得不覺肅然起敬以爲當代女師一人而已矣是書先有曹大家棊母遂虞貞節三家注補注以曹爲主而兼采棊母貞節之義故名其注有虞二妃頌元始二妃曰元大也始初也夫婦爲人之大始劉氏又於此託始也

注姜嫄傳姜嫄之性清靜專一曰荀子云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是后稷之性專壹亦母教使然注簡狄傳簡狄性好人事之治曰人事謂五教之屬契明人倫本之母教注衛寡夫人傳遂入持三年之喪曰遂入非禮也喪又不應三年也會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旣葬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齊女情過乎禮未爲中道斯竝微言善解禮意劉氏世傳魯詩漢志言三家魯最爲近之故熹平立石亦本魯學鄭康成箋毛用魯義尤多范史特言從張恭祖受韓詩者疏漏之談耳

補注考之經傳核之毛韓其文之不同義之有異者每定爲魯詩斯亦近儒所罕聞經生之絕業也如湯如有娶傳曰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補注曰此魯詩說也與毛氏異義爲鄭箋之所本而淺者未考遂議鄭箋爲改毛矣衛姑定姜傳曰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補注曰畜孝也言婦能孝於姑此魯詩說毛詩畜作助義異按鄭注禮記坊記以畜爲孝釋文云是魯詩鄭志以爲盧子幹義同晉弓工妻傳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

木補注曰此以爲公劉事蓋魯詩說按後漢寇榮傳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潛夫論德化篇引行葦及早麓詩云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文選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皆本魯詩說也陳國辯女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補注曰梅當作棘楚辭注云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欲與之淫泆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蓋皆魯說也庸著拜經日記考王叔師楚辭章句徵詩與毛韓不同定爲魯義與補注正合其他人所習知及文字小異者不具著亦足證立說

之精矣竊以三代治亂之原多本女德士大夫興衰之兆亦由婦人考之於古驗之於今昭昭然若黑白之分矣中壘斯傳爲垂世立教之大經士人旣多所不習女子又鮮能通此古道之不興蓋由是矣幸得如安人者爲之疏通疑義詮補舊說而大旨瞭然宜家置一編爲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海內之治將駸駸日上庸經生也不敢爲大言姑摭微文末義平日所誦習者應安人之屬并以質之戶部云爾  
嘉慶十六年秋七月戊子日武進臧庸序

列女傳補注序

劉向列女傳八卷古有曹大家綦母邃虞貞節三家注今皆不傳世所傳明黃省曾列女傳本及明繪圖本皆無注傳寫溷淆寢失其舊此福山王婉佺安人補注所爲作也往歲瑞辰以年家子弟問學於郝蘭臯先生先生方爲爾雅疏每寫數頁輒以見示往復討論心獲良多禱昧所及過蒙採錄旣乃出安人所著列女傳補注相示受而讀之其立論則原本禮經其詁義則讀應爾雅考譌正謬必廣證乎羣書訂異參同亦兼綜夫眾說博而不蕪精而不鑿洵足傳子

政之家法紹惠姬之懿範已顧鄙陋之見有與補注相發明者如魯漆室女傳其家倩吾兄行追之補注倩借也今按琴操作請吾兄追之請倩形相似倩卽請之譌耳陳國辨女傳引詩墓門有棗有鴉萃止補注云棗當作棘據楚辭繁鳥萃棘爲證今按玉篇古文某作𦵏𦵏棘形相似棘蓋譌作𦵏因之毛詩作梅又作棗耳有爲補注所未及者如有虞二妃傳選于林木路史引作遜于林木棄母姜嫄傳性明而仁路史注引作性敷而仁此異字也陳寡孝婦傳頌妣將嫁之終不從母妣當爲比及三年之比非考妣延年

之妣此誤字也路史啟母后趨注云趨列女傳作嬌今啟母塗山傳竝無后嬌之文此逸文也又有與補注之說小有異同者如契母簡狄傳與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補注分妹與娣爲二據史記三人行浴爲證今按呂覽音初篇云有娥氏有二佚女鴻烈墜形篇云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皆謂姊妹二人則知史記三人實二人之譌而妹娣不得分爲二矣又據路史注引列女傳姊妹浴于元邱之水則知今本與其妹娣實字形之誤耳啟母塗山傳辛壬癸甲補注謂旣生啟方四日而遂去與書言娶四

日而去不同據傳既生啟三字在辛王癸甲上也今按呂覽說文皆言江淮俗以辛王癸甲爲嫁娶之日路史注引列女傳亦云娶四日而往治水啟既生呱呱是矣又傳頌辛王癸甲禹往敷土實承維配帝禹言之則知列女傳亦謂禹娶四日而去古本既生啟三字乃在辛王癸甲禹去而治水之下今誤移于辛王癸甲上耳至傳引詩文義與毛不同補注悉訂爲魯詩以劉向爲楚元王交元孫元王嘗與申公同受詩于浮邱伯宜世傳魯學也其論肇于王伯厚而朱彝尊經義考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悉本之近臧氏庸

亦主其說但考傳所引詩惟康王晏起關雎起興與漢書杜欽傳同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與坊記引詩鄭注爲定姜送婦同一則師古以爲魯詩一則釋文以爲魯詩可顯證爲魯詩說耳其以式微爲黎莊夫人作碩人爲莊姜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經傳無徵不能確指爲魯詩之學若以柏舟爲衛宣夫人詩與李黃集解引韓詩合毛詩李黃集解四十一卷係集李樛黃樞兩家之說不著編錄姓芣苢爲傷夫有惡疾汝墳爲家貧親老仕于亂世與韓詩章句合行露爲夫不備禮女不肯往載馳爲許穆夫人始欲與齊以爲國援與韓詩外傳合韓詩外傳

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衛女卽許穆夫人嫁娶非已所自親正以其自欲與齊爲疑也渭陽爲秦太子瑩送晉文公與後漢書

注引韓詩合行葦爲公劉詩與趙長君吳越春秋合

長君嘗從杜撫受韓詩蓋亦韓詩說也劉向所引韓

詩實多似不得謂其悉本魯詩也或謂韓魯詩多同晉唐以後韓存魯

亡故所引多韓詩不知其實魯詩也但劉向本傳並

無傳授魯詩之說世傳魯詩特後人以前證後之詞

不若據所引詩證之爲確王曼卿疑劉向嘗治韓詩與鄙說互有詳畧凡茲數義知

無裨于鉅觀聊取證于往訓敢以質之蘭臯先生及

安人庶幾無負芻蕘之詢云爾

嘉慶十有七年三月望日桐城馬瑞辰謹序

列女傳八卷宋建安余氏所刻余氏名仁仲曾刊注

疏何義門學士所謂萬卷堂本也卷末有余靖庵摸

刊款靖庵豈仁仲之號與汲古閣冊上藏經紙標籤

爲子晉手書下題祕閣藏書者蓋明內府藏本也書

尾有永樂二年云云一條不知爲何人書矣予少時

聞此書在吳中迎駕橋顧氏家恨不得一見乾隆戊

申此書爲亡友顧君抱冲所有始得見之不覺爲之

色飛眉舞抱冲從弟千里以此本開雕因王回序有

好事爲圖之語遂不刻上方畫像予謂千里曰此圖

卽好事者爲之亦宋畫也存之爲是然書已殺青不

能重刻矣後於宋丈芝山處見趙文敏臨愷之列女  
傳仁智圖如蘇子容之言各題頌于像側其畫像佩  
服與刻本一一吻合始悟此圖乃顧畫之縮本王回  
特未之見耳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十一日甘泉江藩  
題後時年六十

摹刊宋本列女傳跋

明內府藏宋刻列女傳本爲南宋建安余氏所刻曾  
藏錢遵王家乾隆戊申在元和顧君抱冲家嘉慶庚  
辰轉入予家家大人付福曰此圖當分別觀之余嘗

見唐宋人臨顧凱之列女傳圖長卷

福案此案大人  
編定此家大人

書畫時所見不止一卷有仁智等圖又案宋  
鄭夾漈通志圖譜畧亦載有顧凱之列女圖其中衣

冠人物與此圖皆同若衛靈公所坐之矮屏漆室女  
所倚之木柱皆與顧圖中相似而微有所減其宮室  
樹石如孟母圖中書院之類或有唐宋人所增然卽  
此尙可見唐宋人古制至于人物鎧扇之類亦絕似

虎頭畫洛神賦圖定為晉人之本無疑福案劉向七  
畧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  
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畫之  
于屏風四堵據別錄此語知漢已畫列女圖于屏是  
顧圖尚本于漢屏風觀此猶可見古人形容儀法也  
惟是顧圖臨本之全今不可見庚子消夏記新安汪注宋卿跋云晉顧虎頭列女傳圖元跋一十五變四十九人男二十四女二十一童子四歷歲深遠流落遺脫僕偶得其跡僅存八變男十五女九童子四總二十八人缺七變二十有一人後于盛文肅公耳孫家見有蟬翼紙臨本止一十四變男女童子總四十四亦少一變缺五人卷末有元友方回逢源葉夢得跋因求假摹寫以補真跡之缺處且竝錄四跋于後寶慶改元端月人日識賴有此宋本首尾完具

尚見其全又考米南宮畫史云今士人家收得唐摹  
顧筆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此本除去傳  
頌但度圖之高下與米史所言三寸恰合然則余氏  
蓋出于北宋摹刻本北宋出于唐摹顧虎頭本而縮  
低為三寸無疑顧君抱冲跋稱據王回序則呂縉叔  
等所見圖止母儀賢明二傳後并無從更得今此圖  
蓋余氏所補繪殆未然也唐臨仁智等圖今世猶傳  
有絹紙本呂縉叔所見殊為未備未可據王呂說而  
反疑此圖為南宋人補繪也蓋漢屏風不可見而見  
于顧虎頭本顧虎頭本不可全見而全見于北宋三

寸板扇本北宋本不可見屢見于此南宋余氏本矣  
又案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記宋本列女傳曰卷首標  
題晉大司馬參軍顧凱之圖畫卷末一條云一本永  
樂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蘇敬叔買到當時採訪書籍  
必貼宋買人氏名鄭重不苟如此內府珍藏流落人  
閒展轉得歸于余今此本卷末小白紙條宛然尙在  
是此本卽遵王所藏明內府本無疑福九妹季蘭曾  
用紙素于此圖描摹一通豪髮畢肖余復令良工將  
傳頌影鈔與圖畫合而付梓此冊舊爲蝴蝶裝如今  
之冊頁作兩翼相合對之形今摹刻之本乃反折之

如兩翼相背蓋以線裝爲今書之式不得不與宋人  
蝴蝶裝相反福復以佳紙印數部效蝴蝶裝爲冊則  
更妙也至于顧君千里所校本惟刊傳頌未及圖畫  
未附考證極爲精確今予所摹刻者特以圖畫爲重  
如言考證自有彼本在又予本全摹宋式絲豪不改  
是以傳頌中宋時俗寫之字如李國之類不可枚舉  
皆不校改庶存宋本之舊不失其真至於此本沿晉  
唐而來其中古槩不誤可證今經史之誤者卽如汝  
居稷播時百穀不誤后稷與鄭注合惟是褊心不作  
維是與漢石經合此乃最古之本勿因李國等字而

反疑不誤者爲誤也

道光五年秋揚州阮福識于嶺海節樓

序

關雎爲風始易家人卦彖辭曰利女貞化起於閨門  
此漢劉子政列女傳八篇所由昉也班昭馬融輩爲  
之注蓋此傳爲風化之原誠鄭重之也余伯兄曜北  
置之案頭以備覽觀暇時爲諸姑姊妹講說姪孫女  
端伯兄之長孫女汪遠孫孝廉之室也自幼沈靜寡  
言笑伯兄篤愛之名之曰端少長教之讀能通大義  
時竊覩父書尤好此傳伯兄謂曰汝亦好此乎爲之  
講解輒能領悟余亦得與聞緒論或舉古人評騭之  
深相契然用心之專壹余萬不及端歲辛未嬪於汪

奉章姑莊鴻案事上接下動循禮法平陽稱爲女宗  
家政稍暇輒手是編或篝鐙瀏覽直至夜分久之心  
悟爰爲之注釋時與孝廉參酌字句閒略加增損哀  
然成帙弄之篋中不輕示人然用是心氣沖耗以婉  
亡孝廉慟絕十餘稔不忍啟篋今年秋深懼是書是  
人之俱亡也將付梓垂爲家範以永其傳乞序於余  
余雖不敏與端爲知己敬之重之爰樂爲之序至此  
傳歷漢晉唐宋千餘年間存亡訛舛以及篇帙之繁  
簡卷數之分合或又以爲向子歆所作諸說紛紜備  
詳舊序茲不贅云錢唐梁德繩楚生氏撰

劉向列女傳有頌有圖據漢書藝文志當是九篇傳  
七篇頌一篇圖一篇本傳言八篇者圖不數也漢班

昭馬融魏虞隄妻趙晉綦毋邃

曹氏元忠云元和姓纂七之綦毋晉有綦

母倪江左有綦母遂爲邵陽太守衍

案隋志云列女傳七卷綦母邃撰皆爲之注今竝

不傳此書自北齊顏之推作家訓時已有羸入宋蘇

頌王回遂各以已意更定篇次蔡驥復散頌入傳而

劉氏之舊久不可考見矣世所傳者以建安余氏本

爲最古母儀止十四傳蓋闕其一又佚去頌義大序

且唐宋人所援引今本亦往往誤奪羸亂譌謬古書

之陋莫此爲甚室人梁端幼從其大父清白翁受是

書略通大義時元和顧之達重刊余本翁復爲審定  
端輒臚其同異退而筆之翁見之哂曰汝欲爲班趙  
之業耶遂益爲之折衷端讀書務明義例其淵源有  
目也歲辛未歸余侍養重闈動如禮灑閨門雍睦內  
外無間言蓋能不負所習者刀尺之暇恆手是編不  
置每獲一義輒共余商榷余亦時舉所聞益之乙酉  
六月子曾撰生而端沒余哭之慟殘編賸墨鐫置篋  
中不忍復啟視今忽忽十稔矣懼是書之終無善本  
而端之名與身沒也遂更爲之整比條分件繫三月  
而畢前賢時彥竝載其說題姓名以識之嗟乎余與

端倡隨十有五載回憶燒燭檢書篝香校帖闈房之  
樂彷彿靜治堂故事忽焉中徂喪此佳偶形單影隻  
能勿神傷雖然端不幸前死而得後死者教育子女  
且爲之刊其書以傳不可謂非端之厚幸也已道光  
癸巳立秋日借閒漫士汪遠孫識於觀馴齋

列女傳校注跋

此八篇爲錢唐汪小米年丈正室梁孺人所校釋刻于振綺堂者音義並述鑿削精好庚辛寇至書板損佚世尠傳本會其從子曾唯與余同官鄂州得見初印本循誦不釋因商剡剡之資補刊旣畢殺青斯竟乃敘曰更生成頌見于漢宣之世賢如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萌咸爲採取以資法戒宣城史傳寔踵斯志厥愷微已於時內戚柄國宮壺失職淄蠹傾軛靡有稱述炎靈中興女后御政於是扶風曹惠班之屬校讎中祕用始修明掇其要畧衍爲七誠授之郡

生垂爲世典建元之初稱盛治焉夫二南之化罔聞於崇夷家人之繇利貞於上下古者女史記言動阿保陳得失至於媵婢乳媪類能通鬯經義其所習然也陰陽合德性情與媿風俗隨之可不重與更生以賅博之詣表徽美之業扶風顯於六后相承之朝夫人闡於媼族貴盛之日齊治之蘊殆將一揆予與子用躬際明聖家國之責身焉係之用是延其墜緒述於終篇有識者覽焉若夫左史之佚浮邱之作亦箋注訓詁者之所尙也光緒元年冬吳縣潘介繁譔

列女傳集注敘

光緒三十年

朝廷特開制科

召試經濟元忠與今學部侯官陳君叔伊同徵至

京師以論學相過從明年會於武昌得見其如蕭宜

人語列女傳大義以爲今世王婉佺梁無非也又三

年學部與宜人來京師復見於宣武門外之斜街時

宜人已病亟未幾卒學部迺寫定其所纂列女傳集

注見示元忠深惟我中國今日姆教反本婦學復古

不可無此以導之顧焉得女師若宜人者而又惜其

不待也迺序意卷端以報學部曰

列女傳者漢光祿大夫劉向之所序也在漢書藝文志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向序世頌等八篇新序說苑五十篇列女傳八篇皆見本傳顧列女傳篇數本傳合頌計之藝文志又合圖計之統向所序共得六十七篇故本注云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特傳寫譌世頌爲世說耳然書錄解題玉海皆作世說則宋時已誤矣頌圖當依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所載定爲劉歆撰曾鞏列女傳目錄序云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又藝文志有向列女

傳頌圖明非歆作者由宋時未見錄略徂於劉向所序不當有歆撰耳考初學記服用部引劉向七略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則唐初錄略尙存得知劉向所序列女傳合有歆撰故玉燭寶典正說篇引褒姒傳化爲玄妭及魯之母師臘日休家並稱劉歆女傳而孟夏篇注所引臧文仲書曰食我以鮑魚且直稱劉歆列女傳疑因頌圖而誤似不若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爲與隋經籍志有合也歆所

撰頌本因畫圖觀王回列女傳序引頌云畫之屏風而漢書敘傳云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爲孽嬖篇殷紉妲己圖此成帝時屏風畫列女傳當卽向與子歆所上其後宮禁屏風皆畫列女後漢書后妃傳梁皇后紀云常以列女圖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宋宏傳云宏當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是也士夫化之或以刻石故隸續載武梁祠畫象有梁節姑姑齊繼母京師節女秋胡婦魯義姑姑見節義篇無鹽醜女鍾離春見辯通篇梁高行楚昭貞姜見貞順篇各以小字識其旁或本列女

傳頌圖舊式流傳後世遂有晉大司馬參軍顧愷之圖畫本如同所云今直祕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仲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象側也向所爲列女傳與新序說苑體例略同皆采周秦諸子及漢初儒先舊說東京以來通人達士類能知之惟唐劉知幾妄生異議其史通雜說篇迺云論楚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又云蘇秦答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代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

子之光有餘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及向著書迺用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夫知幾所本者史記蘇秦甘茂列傳也若戰國策則蘇代謂燕昭王明曰昔周之上塗嘗有之甘茂遇蘇子明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安見必無其事而曰以彼烏有特爲指實哉至於楚平伯嬴齊傷槐女二傳知幾所本不過左傳晏子春秋耳晏子春秋固無宋景公時大旱三年之文然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天部引莊子逸文與辯通篇同知列女傳本於莊子更考左傳宋景公之立在昭二十五年而二十六年有晏嬰論禳彗星事則聞傷

槐女言容在宋景大旱後也楚平秦穆誠不同時知幾已言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荆平夫人見於申左篇矣不知御覽人事部引吳錄及吳越春秋逸文皆有伯嬴操刃事與貞順篇同而吳越春秋又云伯嬴秦康公之女平王之夫人穆康皆不與楚平相接故書雅記重存其事而不甚計其年代往往而然漢魏之間古籍未盡淪亡故趙曄張勃之所見與向略同何獨於向而疑之宜人集注網羅眾家折衷已意好學深思無愧女而士行迺天不假年遽爾絕筆旣不能起九京而訊之又不敢忍而與之終古也

書此以質學部俾殺青焉太歲戊申十二月吳曹元  
忠



